



國立北平圖書館

江之歌

小

白

著 等 以 靳

行 印 社 版 出 生 新

版 初 月 八 年 二 四 九 一

小白

天空撒着疏落的星星，淡淡的月色透過簾子，映在我底書本。

就是這麼靜情的夜裏，在冷冷的窗下，我凌亂地讀過一些書報，也就這樣地我一顆鬱苦的心，沉落在書中，失去在遠方的故事裏。

今夜，風吹刮着，暴力掃過大地，掃過靜寂的長空。電桿子呼叫着，樹梢發狂似地咆哮着，窗被吹破了，我底孩子底心上，受着第一顆槍傷。在我靜靜的生命的銀河上，起了波瀾。我撐了一葉輕舟，讓波濤把我沖向南方和北方，漂向漠漠的天野。

「野孩子呀！我們需要的生活像橄欖一樣苦而甘甜。我們需要的大地像原始人那樣去耕耘，我們需要的前面，像南國三月的陽光。……」

我完全被這樣帶着熱情，充滿了新生的字句吸引住了，我懷着新的希望，在廣闊的，海的邊境尋找一些親熱，鹽味的，深藍而潔淨的海水，輕輕地打着節拍。沖擊我底心。

我投在文學的海上。

我把這些愛讀的短短的篇幅收集在一起。它照撒我身上的歡樂，它會帶給我新生的企望。

「江之歌！」把你熊熊的情感之火，燃燒千萬的文藝青年的心，燃燒這冷落的大地吧。

四月十七日

MG
1266
452



3 2173 7574 4

江之歌目錄

紅燭.....	靳以 (1)
夢.....	巴金 (8)
雷及其他.....	一文 (5)
愛與憎.....	寒波 (14)
老人.....	齊明 (19)
冬天.....	鄒綠正 (29)
秋之憶.....	羅嘉 (33)
窗.....	靳以 (35)
風暴之夜.....	李北流 (40)
榴槤兒.....	巴金 (43)

風·····	一 文 (52)
黑夜·····	劉北汜 (55)
小夜曲·····	繆崇羣 (59)
榮譽的隊·····	司馬文森 (61)
江之歌·····	一 文 (63)
不朽的心和力·····	S·M (67)
長夜·····	巴 金 (78)

紅 燭

爲了些點這悽情的除夕，友人從市集上買來一對紅燭。

劃一根火柴便點燃了，它的光亮立刻就劈開了黑暗，還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陰暗的網。

在跳躍的火簇中，我們互望着那照映得紅紅的臉，只是由於這光亮呵，心也感到溫暖了。

可是戶外赤裸着的大野，忍受着近日來的寒冷，忍受那無情的凍雨，也忍受那在地上滾着的風，還忍受着黑夜的重壓……它沉默着，沒有一點音響，像那個神話中受難的巨人。

紅燭仍在燃着，它的光愈來愈大了，它獨自忍受着那煎熬的苦痛，使自身遇到滅亡的劫數，却把光亮照着人間。我們用幸福的眼互望着，雖然我們不像孩子那樣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躍，可是我們的心在那麼歡愉。它使我們忘記了寒冷，也忘記了風雨，還忘記了黑夜，它只把我們領到和平的境界中，想着孩子的時代，那天真無邪的日子，用樸實的心來愛別人，也用那純真的心來憎恨；用孩子的幻想來織造理想的世界，爲什麼有虎狼一般的爪牙呢？爲什麼有那一雙血紅的眼睛呢？爲什麼有鮮血和死亡呢？大人們雖說不能相愛着活下去麼？

可是突然，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陣風，吹熄了那一對燃着的紅燭，被這不幸的意外所襲擊，記憶中的孩

子的夢消失了，我和朋友都噤然無聲，只是緊緊地握着手。黑暗又填滿了這間屋子，那風還不斷地吹進來，斜吹的寒雨彷彿也有一點兩點落在我的臉上和手上，悽惶的心情蓋住我，我還是睜大了眼睛凝視着那餘燼的微光，終於，它也無聲地沉在黑暗之中了。

我們還是靜靜地坐着。眼前只是一片黑，怎麼樣還能得到那一對輝煌的紅燭呢？怎麼樣還能想得到那溫暖的火亮呢？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消失了，我們只是靜靜地坐着。

於是我又想到原來我們是住在荒涼的大野呵，望出去重疊着的是近山和遠山，那幽暗的深谷像藏着莫測的詭祕，那猙獰的樹林也是無日無夜地窺伺着我們。這裏，日間少行人，夜裏也難得有一個火亮的，我們原來是把自己丟在一個寂寞的所在，而今我們又被無情的寒風丟在黑暗之中。……

我們還只是堅強地坐着，耐心地等待着，難說這黑夜真是無盡的麼？不是再沒有雨絲吹進來了麼？不是瓦上簷間淅瀝的雨底低語已經停止了麼？風是更大了，林樹在呼號着，可是它正可以吹散那一天烏雲，等着夜蝕盡了，一個火紅的太陽不是可期的麼？

是的，太陽總要出來的，黑夜還是要消失的。
我暗自叫痛，於是就不再惋惜那一對燼了的紅燭，只是懷了滿胸的熱望，等待將出的太陽。

夢

巴金

據說「至人無夢」。但幸而我只是一個平庸的人。

我有我的夢中世界，在那里我常常見到你。

昨夜又見到你那慈祥的笑顏了。

還是在我們那個老家，在你的房間裏，在我的房間裏？你親切地對我講話，你笑，我也笑。

還是成都的那些舊街道。我跟着你一步一步地走過平坦的石板路。我望着你的背影，心裏寬慰地想，

父親還是很康健呢。一種幸福的感覺使我的全身發熱了。

我那時不會知道我是在夢中，也忘記了二十五年來的艱苦日子，在戲園裏，我坐在你旁邊，看台上的武戲，你還詳細地給我解釋劇中情節。

我變成二十幾年前的孩子了。我高興，我沒有掛慮地微笑，我不加思索地隨口講話。我想不到我在很短的時間以後就會失掉你，失掉這一切，然而睜開眼睛，我只是一個人，四周就只有滴滴的雨聲。房裏是一片黑暗。

沒有笑。沒有話語，只有雨聲：滴——滴——滴。

我用力把眼睛睜大，我撩開蚊帳，我在漆黑的空間中找尋你的影子。

但是從兩扇開着的小窗，慢慢地透進來灰白色的光亮，使我的眼睛看見了這個空蕩的房間。

沒有你，沒有你的微笑。有的是寂寞，單調。雨沒有終結似地滴——滴下着。

我喚你，沒有回應。我側耳聽。沒有腳聲。我靜下來，我的心怦怦地跳動。我聽得見自己的心的聲音

我的心在走路，他慢慢地走過了二十五年，一直到這個夜晚。

於是我閉了嘴，我知道你不會再站到我面前。二十五年前我失掉了你。我從無父的孩子已經長成一個

中年人

了。

雨聲繼續着，夜在滴滴聲中進行。我的心感到無比的寂寞。怎麼，是屋漏麼？我的臉頰溼了。

小時候我有過一個願望：我願在你的庇蔭下做一世的孩子。現在只有讓夢來滿足這個願望了。

至少在夢裏我可以見到你，我高興，我沒有掛慮地微笑，我不加思索隨口講話。

爲了這個。我應該感謝夢。

雷及其他

雷

假如我在無人的曠野，我將作出呼喊，我不怕鬧着陌生的人笑。我是失去理性的瘋子。我沒有瘋，我還
是如此清醒。我怕這悶，這會把我活活悶死。

我盼望着一個響亮的霹靂。擊走這一屋子的沉悶。

爲甚麼我不能發散我的熱情，和我的青春的活力？屋外。不是有無邊的藍天，和無際的土地麼？

我要是去到無人的曠野，我會發出吼叫，如同出穴的獅子。

屋外起風了。天是黑壓壓的。要扯閃了吧？天亮了！一下呢。當藍森森的電閃亮過紙窗以後，緊接着便

是一個響雷劈下來了。

屋外滾着漸小，漸亂，漸遠的雷聲。

天扯着閃。雷暴怒地擊着地面，那是在沉悶中渴望着的一個響雷！

雷在響着，雷作着有力的搏擊。該不會把屋瓦擊碎吧？雷在滿山滿谷地滾着呢。

我在隆隆的雷聲中作出回憶，那回憶是非常醉人的。

不是嗎？記得那是一個春天，有你，有我，還有她們；有那樣一些好心的朋友，在春雷的震動中紅着臉爭論，在漢口一家報館的三層樓上，我們圍着一張方桌，懷着一顆年青的心，談着一個美麗的理想。心與心連在一起，我們聽得出心的跳動。暴雨止不住我們的話語；春雷掩不住我們的聲音，我們大聲地說話，就是那寬敞的樓房也關不住我們的熱情。

我們沒有喝酒，然而我們卻浸在沉醉裏面。我們興奮地紅了臉，然而我們的唇齒却未沾過酒杯。我們要這樣的沉醉。像這樣，我們不止醉過一次。

那時，你是孩子，我是孩子，她們也是孩子；我們有純白的心，單純的信仰。我們將一個崇高的名字獻了我們後來一個小團體的名字。

我在隆隆的雷聲中作出回憶，我要寫一個雷的故事。

電

電，美麗的！當電閃映過大地的時候，我總會看見一道藍森森的光照亮了大地。電給與我一種希望，一種鼓舞，電要我去追求光。

在暗夜之中，在白燭熄滅的窗前，或者，在漆黑的森林裏面，假如突然扯過一條電閃，那該會覺得多麼光耀；多麼美麗，多麼像是在迸發着無數希望的火花；而心上不也有了熱情的燃燒？

電是美麗的。我有一個美麗的電的回憶。

記憶不死，記憶長生，記憶永遠這樣鮮活呢……

那不也是一個接續扯閃暗夜麼？

本來，我們是坐在沙灘上面，聽着江濤的嗚咽，數着天上的星子；你說你愛星光，是那樣的給
我星一般的愛撫。江風拂過，江面便給吹得打皺了，你頑皮地形容江是一個頂老的老婆子。

星在做語。……我則低低地說完一個「秋夜」的故事。你紅着臉說，你不是我的奈姐麼，你兀自搔着
溫柔的沙粒。

假如這時有一隻破船，一陣風雨，我們會去到船上擁抱得緊緊的，暖熱我們的身體。

正幻想着，天就變了，天上有黑雲起伏。黑雲洶湧地堆了上來，風也變得那麼兇猛了。就在黑雲的堆
積中，一條電光亮過了。天扯閃了呢。

電扯得更其頻繁了。你環在我懷裏，說着一個電的故事。——我要你做我的佩珠（一），我止不住熱
情的勸導。

在暗夜，電照亮我們走路。這是一條共同的路——理想的路——

如今，電依然扯着閃，電仍然是光耀的。然而你却再也不會回來了。我要怎樣說出 的離棄，我的愛

傷呢？

看，電又閃過了，電照亮了我們的眼睛。電給我一種希望，電要我去追求光。……

(一)見巴金著「電」。佩珠是電裏面的女主人公有一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我真的當着她說過她是我的佩珠，我不知怎麼那樣傻氣。

雨

窗外正落着看來是很寂寞的雨。我面着窗子，作出一些寂寞的想望。

雨洒落了一天，市橋上就變得這樣寂寞了。我望盡纒不完的雨絲的網，便越發覺得寂寞沒有邊際。我坐在窗前，作出了想望，想望是寂寞而又遙遠的，

不想望了吧。

「我真有一些想望呢。」

想望着那已經逝去的日子，我有了過往的記憶。

那時，我年少，他也還是孩子，我們用着血和淚，織着光與熱的故事。

記得那也是落雨的日子，是在濛濛的暗夜之中，他向我噴出了火一般的語句。

是說了怎樣燃燒着的話呀，這就是我一直蘊藏在心裏，但又時刻都會如同火花似的迸發出來的話語呵

雨在落着，我在雨夜中走着該走的道路。

雨落在我們頭上，髮間，雨水沿着火熱的面頰流下來，我們舐着雨水的鹹味；這是春雨之夜，應當有襲人的寒冷，然而，我們却覺不出一點兒涼意。望着遙遠拉長的路燈，我們睜大了欣悅的眼睛。

（熱情真是可以燃燒的。）

我們在雨中走，走過了一條很長的馬路。

如今，叫我怎樣不懷念那春雨之夜，那灌溉了我心田的春雨，那在黑夜中燃燒的熱情和希望？

春雨呵，灌溉了多少年青的心，而又讓它們如同草芽似的繁榮，滋長呀。

大坦詞，你做了草芽的搖床，你也是我們的母親呢。

雨還在窗外落着。

我們的如同春天般美麗的理想是到了開花的時候了罷。

（我在渴望一個開花的春天，春天就會擁抱着大地和它的幼小的孩子的。）

我在嚴寒的冬天裏，作着對溫暖的春天的嚮望。

雪

在故鄉，養育我的蕭家院子，是應當有雪花飄飛着了。

在遼遠的異地，我遠懷着故鄉的天空。

那兒，天在落雪，雪掩蓋了已在荒蕪的土地。鷄被緊關着，不讓啼叫；狗被鐵鍊鎖着，不讓亂吠；豬躲在豬圈裏，不安地哼着，絕望地張着豬圈的木欄；而人們，大概也是不許把自己的拳頭稍微握緊一些的。在故鄉，怕祇有雪在落着。

雪白的弟兄們的心呵，是被怎樣的可怕的刀在絞刮着呢？
撕裂了心的風呀，也是吹得那樣緊呵。

天在落雪……

嚴寒封鎖了蕭家院子。

故鄉淹沒在雪海裏面了。

而故鄉的弟兄，大概都是情愿淹死在雪海之中的罷。

像雪一樣純白的活着，

也要像雪一樣純白的死去呀。

雖然，都在被侮辱着，被損害着，被拉在槍刺的寒光下，被逼得不敢有一絲兒哮喘，然而，刑心，到是雪一樣純白的。

天在落雪……

雪掩蓋了蕭家院子。

豬圈被掩蓋了，瓜架被掩蓋了，短籬，竹院，土堆和房屋，都被掩蓋在雪的海裏。雪掩蓋了整個大地。

多麼潔白的落雪的日子……

要在往日，在自家門前，便會有不怕紅凍的孩子，捏着圓圓的雪球，拋打着，笑鬧着，打着雪仗；現在想是不許的了；而捧着雪，堆着矮胖的羅漢玩兒，那怕也是不許的了。沒有歡樂，祇有受苦。

——祇有不斷地受苦。

忍耐着，忍耐着不是人該忍的苦痛。

不是已經忍了四年，不是已經被壓折得不讓吐氣了四年麼？然而，在故鄉，就是不讓人自由地活着！是多麼平靜的雪的海，多麼悲鬱的雪的故鄉呵。

雪野上沒有行人。我們的弟兄都到哪兒去了呢？

天在落雪……

雪在土地上輕輕的嘆息。

雪掩蓋了故鄉。

掩蓋了養育了多少兒女的蕭家院子。

想着，應當從窒悶的心胸裏叫出來，發出一個大的呼喊，就是柔順的人也該舉起一面叛旗，在落雪的

平日，給敵人一個奇襲。

於是，我急盼着異地起一陣冬風，吹來故鄉的春的消息——

春

孩子，還記得我們一同唸着「秋天裏的春天」的時候麼？我們是懷着兩顆多麼期望的心，把那本書攤

開在我們的膝頭，唸着那些充滿希望的語句，而終於流下了歡喜的淚滴啊。

設想我們現在是睡在冬天的草原，仍然唸着那樣的話子，我們會如何地作出祈禱，如何地作出祝禱呢

風之翼會鼓動着，來自天上；春的消息也該已歇在那兩扇翅膀上面了吧。

春是復活大地的使者。草原做了春風的家。

春的日子來到，愛情的日子也就隨着長成。

春給我們幸福，和鼓舞；愉快和安慰。

我們受着春天的愛撫，我們是有福的。當大地在春天復活的時候，大地的兒女便都在春的庇蔭下蘇醒

了。

有了美麗的春天，才有美麗的生命呢。

草芽呵，你在春風中點頭了罷。蝴蝶呵，你也在感謝春賜給你的生長麼？

風之翼在鼓動着了。我在風之翼的鼓動中，聽出了春天的腳步。

孩子，巴甫席約先生的話是說得不錯的。(一)

(一) 見巴金譯「秋天裏的春天」。

愛與憎

寒波

愛是什麼呢？

憎又是什麼呢？

天地間的愛憎不是像星雲似地玄秘和縹緲嗎？

四年半前，一個蕭索而寂寞的黃昏，有一位孤獨的中年人，沉鬱的在屋前徘徊凝思。

迎面，一個襁褓赤脚的小女孩踉蹌過來了，她遲疑的伸出枯瘦的髒手，羞澀的說：

「先生，做做好事。」

中年人厭惡的皺皺眉毛，打算揮揮手趕走她，但是小女孩的清秀的臉龐和閃亮的眼珠忽然使他躊躇的

頓了一下。

「你幾歲了？」

「十三歲。」

「父母呢？」

「餓死」……

「沒有親戚嗎？」

「是的，先生。」

中年人從燈光亮處，抬起小女孩的下頰，再把她仔細打量一遍，然後深思了一會，說道：

「跟我進來！」

室內是冷寂的，除了一張女人遺照，沒有一個人影。

中年人嘆了口氣，陰沉沉的向小女孩道：

「從今天起，你就和我一起生活，你有名字嗎？芳芳……好的，我姓張，你以後就叫我……哥哥！」

小女孩驚異的睜大了眼珠，呆呆的重複唸着：

「哥……哥！」

四年，匆匆的飛過了。

中年人和小女孩最後遷居到重慶南溫泉安居下來。

張是四十二歲，芳芳也有十七歲了。

四年安閒的歲月，完全把芳芳養育成一個聰明美麗而伶俐的小姑娘，她和張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她愛

體，像一般女孩子喜愛父親似地，真誠的，無邪的，使她忘却了孤獨和不幸。

每逢傍晚，他們必定出來沿著「花潭溪」岸閒適的散步，那時候，月光下，可以襯映出他的灰髮和那那漂亮的紅髮帶。

然而三個月後，芳芳的美麗竟然風迷了南泉的青年。

南泉入秋了。

張的心情也跟着失望的陰暗起來。

從芳芳的紅潤的面龐上，他感覺到閃爍著一種沉醉於戀愛中的愉快的光輝。

芳芳的心飛得遠了。

這得使他孤寂，苦悶，妒忌，惱怒……。

一個深夜，他提早了他的計劃，衝動的闖入芳芳的臥房，於是一場暴風雨後，什麼都完了，暴力掃蕩

一切，什麼愛都毀滅了，

芳芳躺在床上流淚，她傷心的嗚咽着。

柔嫩的靈魂被撞殘了，四年多的美麗的生活是一場可怕的夢呵！——自始至終，她就在一個陰險的中

毒人的佔有之下。

翌日傍晚，她悄悄溜了出來，會見了她的愛人，她伏在他的身上哭訴，淒涼的說出她那悲慘的身世，
和不幸的結局。

「我恨他，我恨他，我受不了，你帶我走吧，我不愛他呀！」

然而對方却失望的站了起來，搖搖頭說：

「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再愛你了。」

芳芳哭腫了眼睛，茫然孤單的回來。

她失神的嘔吐了，她憎恨，憎恨這屋子，憎恨這屋內的一切，彷彿天地都旋轉了，南泉水陪着她哀哀的嗚咽。

她幾乎平憎恨變發狂。

當晚，張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同時，花灘溪中也有一具美貌女郎的尸首，經過「清代王向氏殯節處」默默的向下游漂去。

黃葉一片片落入溪中。

樹枝枯禿了。

愛是什麼呢？

憎又是什麼呢？

十二月十三日南島

老人

齊明

打更的

孩子的時候，我們弟兄兩人在一個族兄家裏讀書。屋子是一個石頭建築的很大很堅固的寨堡，位在一個山頭上。白日被苦讀所疲乏了，黃昏時，尾隨將把兩手操在背後的老師在寨外的泥路上走一走，夜裏，就回到寨牆上一隅我們宿臥的地方。

這裏是一個角樓，也是一個過道，走到外邊一點，向兩邊望：一邊是遼遠的寨牆轉角處的一個方窗；另一邊，是後城樓。樓角倚着一些生鏽的火藥炮。那兒還有一面板梯，可以上到一個小小的，嚴封的亭子。角樓裏設着三間床，兩邊的床各屬一個老年人，中間的一間就是我們的。別於這兩個老人，我們的床上垂着一張蚊帳。

挨近我們一端的老人，是一個打更的。他的年紀大概已是六十多了，永遠穿着一件寬大的藍布衫，外面再罩上一件土色的背心。窄狹的額上堆滿了深深的皺紋。這些辛苦的經驗，重疊着，致使他的眼睛是那樣的細小，無神。而又不易轉動。

我記得他彷彿是姓周。但他是那裏的人？有沒有妻兒，親族？什麼時候來這裏過着過夜的日子？我們

從未聽說起，而這個縫紉的老人，也不會告訴我們關於他自己的故事。

然而我相信他是孤獨的。永遠沒見有人來看望這個老人，他的一點微薄的薪資，也老讓它積在主人的帳上。你要是問問他，「老人，你的錢積起來幹什麼呢？」他會遲遲地用一種寂寞的語音回答你：那些錢，是準備着在他呼吸了最後一口氣時，購置一付棺木和縫製壽衣用的。

是的，他是一個善於安排將來的人物。在寒冷的季節來臨以前，他常常瀟着一柄鋤步入林子，發掘着新被木匠砍去身幹的大樹根。很吃力地一下下揮着鋤，泥土被掘開了，漸漸的，樹根四周成了一圈深溝，粉亂叢叢而堅韌的鬚根被鋤斷着，十日，或者半月，於是，一個龐大的樹根，為三五個漢子抬上角樓了。此外，他又積蓄着枯枝。敗葉，粗糠，木屑，堆在樓角和床下，寒冷的日子一來，樹根被移近石牆，在那兒的地上，用土磚圍成一個寬而低矮的爐子；再架起枯枝敗葉，剗上一根火柴，在熊熊的一陣大火之後，樹根的一面，就如明炭般的燃着了。粗糠木屑小丘樣的堆在它旁邊，只用一根棍子，時時把烘枯了的木屑粗糠撥到根的近處，那些粉末就會閃爍着強烈的火焰。

當那些在寒風中工作而足趾僵痛的僕工們，一想起案檯上有着這麼一堆不滅的火，可以在臨睡前烘烘身子，內心都會感到隱隱的喜悅和滿足的。

於是，黑夜降臨，這火堆前圍成半圓形的凳子上，都擠滿了人。火光映紅了這些臉子，手掌，各色補

釘而油垢的衣襟，乾魚一般張着大口的鞋，那些厚實而生蓬萊瘡的紅腫起來的腿背……人們都歡笑着，彼此嘲弄着。而終於，都被一個說故事的嘴引入了甯靜的對象的境地。燈時，可以聽見窸外虎虎的風吼了。放在採口裏的桐油燈，則盪盪着，忽地又驚慌地搖擺不定。

打更的老人，一直沉默不響。顯然這些故事不能打動這個老人了，他一生所見所聞，不知有多少真實而動人的故事啊！他彷彿陷在沉思裏。睜着細小的眼睛，低頭盯着火；有時，用手中的木棍撥弄一下粗糠和木屑。當他遲緩地抬起頭來，看見燈快爲風吹熄滅，他用一種木納的聲音說：

「噢，打一棒吧。」

挨近燈的人遂從着把燈撥亮。

而當他的經驗告訴他是打更的時候了，他就起身點燃放在另一個採口裏的小玻璃燈，用一根指頭提着那已被燈煙熏黑的玻璃的細小的鍊子，拿起木製的更杵來，擊出空洞的「波——波——」的聲響。邁着遲緩的步子，踏着地上一團昏暗的燈光，向前走去。遠了……在轉角處消失。好一陣，他才從另一端繞回來。吹熄了燈，把東西輕輕放置在原地。咳嗽着，慢慢坐入讓出來的位子上，顫慄地伸出皸裂皮手，互相摩擦着發出枯燥的聲音，慢慢地攤在火上。爲着寒冷而輕輕歎息了。

深夜，烤火的人都散盡，我們也躺到床上去。然而我總是難得入睡的。我腦裏浮現着適才聽得的故事

中的那些蒼白的鬼怪的臉子。隔簾收帳，瞧着那飄搖不定的燈，和那人定僧般寂然獨坐在火邊的老人，我已經聽到自己心的躍動。

老人又點燃了那玻燈。

「哦！去打更嗎？」我胆怯的問。

「唔。」

「總會去好麼？」

他背着搖一搖頭；「我一下就總成的，一下。」

他移着緩慢的步子。我立即用被蒙住頭，（這時，我的哥哥和他挨近的那一個老人都已發出了鼾息。

）隨着柝聲的漸遠，漸模糊，我的恐怖相反地增加了。而後來，我耳邊血管的撞鳴幾乎壓下了他們的鼾息。我的汗衫已爲汗水所濡濕。

終於，我又聽見了柝聲，老人更頻繁的咳嗽，嘆息，於是我像是被解放了似的從被裏探出頭來：

「老人，你來了麼？」

「哦，還未睡？」

「很怕呢？」

「嬰……背背書吧。」

他仍落坐在火邊了。我的心復回於平靜，於是，試着他指給我的方法，不久，果然走入安靜的睡夢。醒來，習見了屋頂亮瓦上透進來的白光，我們高興地披衣起來，而這時，老人則正躺在床上，發出微弱的氣息。這種氣息在我幼穉的心靈上喚起了驚憂了，我以為這老人一定是在一個恐怖的痛苦的夢中，我試想喊醒這不幸的老人。然而哥哥却制止了我：

「嚇，人家什麼時候才睡呀！打了五更，鷄叫過頭遍了。」他說。

在十七年或者十八年的秋天，這個避夜的老人死去了。主人葬他在山腰的茂林裏，而這個孤獨者的墳墓，從沒有人去為它焚化過冥錢，那些僕工們也早已忘記了在冷冽的日子給他們溫暖的老人了。

喊點工的

他在接近哥哥那一端床上的老人，姓謝。這是一個僵僵而瘦削的老人。尖前的下巴上生着一撮向上翹的鬚子。他的兩眼已深深的陷落了，但還有着一種奔奔的神采，讓你想到他在年青時，眼光會如鷹般銳利。

這也是一個孤獨的老人。

他的職務是專門為主人召喚點工的。逢着主人在寒裏呆得寂寞了，要到親戚處去走走，或是要去迎接

一些客人來；或是主人生病了，要去找一個醫者，檢一劑藥；或者是節日判臨了，要差人到遼遠的縣城去購買點綴節日所必要的東西；於是，這個老人，就會緊緊腰帶，把纏纏連纏在懷裏，攆着一根竹節杖出發了。

當他蹣跚地獨行在山路上時，他就邊在暗暗的盤算：誰家的人手最閒，那些人恰巧適合於滿足主人這一次將付給他們的任務……終於，他停在一間茅屋的前面。翠狗圍着他作着無禮的狂吠。

他握着竹節杖不禁好笑了：

「不認得了嗎？我今天的鬚子不比那天深呀。災瘟的！」

於是，茅屋裏走出了一個也許正端着碗甘薯在吃着的漢子：

「鬚，我當是那個！謝家伯，坐坐呀，……是喊人出縣麼？」

「你倒猜着了，好，你算一個，明天不亮來吃飯。……也好給屋裏人帶兩大白布……」

微笑着，又踱到另一家茅舍了。

有些時候，他也許會在夜晃着一束望日葵火把，走過山林，走過田壟，在那些熟睡的人家，驚起鬼惡的大吠。

冬天裏，一到吃完晚飯，這老人就走上海樓，在火邊抽一陣絲煙，把脚套破鞋裏取出來，在火上盪盪

，然後一聲不響地鑽進被裏去。然而，一到夏天，他就變得兩樣了，比那冷厲的冬季來，他是多話而愉快的。白天，總愛坐在藥門前的石梯上，一面和別人搭訕，一面摸癢那些在他的如樂的腳桿上歇下來，企圖吮吸老人身上殘剩的血液的黑蚊仔。夜裏，他在後樂爐的窗口上擺着一扇門板，脫光了衣褲，屈着膝頭坐在門板上，望着窗外模糊的山與樹，閃爍在人家的燈火，在遠處天際的星星，用那沙啞的嗓子，低唱山歌。

當我們請求這個彎曲着坐在窗邊有如瘦猴的老人說一個故事時，他就說：

「我不會講古，讀書人才會講古呢。」

「那麼唱一個歌吧！」

「好」，他快樂地應着，「唱什麼呢？」

「你不是喜歡唱十杯酒嗎？」

他擦着鬍子笑了。輕輕地打掃了坐下喉嚨才他閉着眼睛一種顫慄的聲音唱起來：

一杯酒呵——姐兒呀，

潤我的喉嚨！

我是個破喉嚨！

我只唱給你一人聽，

你一人，姐兒呀……

然而，不等他的歌曲唱完，我們都已朦朧迷睡了。他還以為我們在靜聽，他一面地唱着，唱着，到夜深了，星子都悄悄地走了，很遠很遠的路子時，他才寂然地躺在門板上。

我曾經好奇地問過他：

「老人，你沒有睡麼？」

「很少。老年人是這樣呀。血脈枯了！」他歎息着，摸出懷中的煙管了。

某一年，這老人拄着那根竹節杖，離開了舊堡——

十月十七日

冬 天

鄭綠芷

——遙寄李欣

沒有冰雪，沒有呼哨的朔風，只淪淪夜瀟瀟的疎雨，而我寓所左側的那一棵皂角樹，便已經搖落得不堪了！你在那林間的窄小的土徑上，踏着那些覆蓋着霜花的，殘敗的，赭褐色的，萎黃的落葉，我開始意識到冬天的來臨了。

其實，在這終年長綠的山國里，所謂秋天與冬天，是很難有一個截然劃分的界限的。對着那些青碧的菜畦，與挺碧的松、杉、扁柏，以及竹樹，人們感覺着冬天的來臨是如此遲滯；可是一想到已經這末久還便在寒雨連綿中，過着陰溼與寒冷的日子，一看到那從口腔呵出的白氣與瑟縮地將雙手筒在袖管里的路人，又突然地記起了冬天原本不是從今天開始的。

畢竟，秋天算早已逝去了！溫暖的陽光，和朗潤的秋空；像是一個不會告別的友人，已經迢迢遠離，而繼之而來的，是大團的白灰的霧氣，從早晨到黃昏，到處瀰漫着。那盞人的黯澹的色調，添盡了山谷里，滾盡了村舍，溪流，道路，充盈了門窗，屋簷與裂隙；原野顯現得寒儉而憔悴，像一個都市里貧血的孩子的面孔。這一切，都將冥冥令人想到安特列夫在「人之一生」里所描畫的灰色，就這樣，這兒的人民，城市

，便開始過沒有陽光的不明朗受難的日子。

我這樣說來，一點也算不得誇張：設想在鳥啼花開的春光中，霧氣還沒有從大巴山散去，而強盜們便已經無分晝夜地開始派遣大批的殺人利器，駛過我們澄潔的領空，來恣情地毀壞我們的生命財產了！從那時起，這兒的城市使開始千瘡百孔地支撐受難的歲月；而這兒的人民也便拖起災難的脚步，在悶塞的洞穴中，過一段頗爲不短の屈抑的生活。一直到秋天，本來可以緩一口氣，恢復一下那極壞了的軀體與涼經，然而却又剝奪了陽光與溫暖，想在清新愉快的天氣中，自由自在的舒展一下，那真如欲吞蜀道，「難於上青天」了！

容我再重複一句，寒冷的日子是來到了。這中國的西南角，是被灰色所統治了。因而生活在這兒的人們，便像蚯蚓一般地蜷縮在一個窄小的陰溼的土穴里，不能動轉，而長遠的蟄伏着。也許有一點比蚯蚓還強的，那便是人們到底還生長着各種器官，特別還有着二隻可以矚望的眼睛。但那又有什麼用呢？到底也還與蚯蚓無異——因爲橫在你面前的只是霧，霧，濃密而重壓的霧，窒息着你，包圍着你，苦惱着你，使你看不到一箭路之外去。幸而我們在這山地里住得久了，否則說不定連方向也會在霧氣中難以辨認的。

爲了形容這兒在此刻里陽光的稀有，人們往往引用一個「蜀犬吠日」的句子，據我胡來，這續講起，

多少有些刻薄，難免會遇到過甚其詞之譏！可憐也儘：這樣的人們：不知是否因為在他們的生理構造上缺少着生物所共有的趨陽性呢，還是因為另外什麼原因，要他們相信，除了這一塊悶塞的山谷以外，世界上真的還有着遼闊的大野，清新的氣息，與孕育着未來的冰雪與陽光，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就在這時，他們重新走向那暫時逃却了毀滅的城市的廢墟上，重新築立起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徜徉在霧氣里，像是在到處烽烟中，找到了世外桃源一樣。

我的話也許說得遠了，因為這樣的人們到底是少數的。多數的人們確實是蟄伏在一個窄小的洞穴里。但也還有一點是和蚯蚓不全的，——那便非爲了躲避寒冷，適應環境。蚯蚓自己挖着一個洞穴，然後用草桿把洞口塞住，等待就着第一注透下的春水而向上引伸；而這些的人們呢，我說他們蟄伏着，因為他們的雖說是還能活動的圈子，是那末地狹窄而淤塞啊！從我的門前望去，在那灰色的道路上，儘管人們那末匆忙地奔波着，勞碌着，然而他們只不過是趕赴一個小鎮的市集，或是從那里疲憊地走回家去。他們只是在兜圈子，而且他們奔波勞碌的動機也只有一個。此外，他們不像蚯蚓那末地還等候着春天；他們在這圈子里不能停息一下；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希望；更談不上什麼未來的遠景；並不是不願意有，而是無論在空間上走多遠，他們始終走不開這一個高高的門檻，這樣，也就不會有了。

但是那劃下這一個窄狹的圈子來局限他們的究竟是誰呢？究竟有一種什麼力量，在暗中催促着人們忙

碌的奔走呢？那臨在他們頭上的，到底是什麼呢？這，在古代希臘人解釋起來，則是命運；而在我們現代人，雖則在今天還可以說是物價指數，然而將這曲線劃得逐漸上升的，又是什麼呢？追根到底，我找不到回答，那末權且認爲它是「冥冥之手」吧！

在這灰暗的沒有陽光的天宇下，這些人們的臉也一樣是灰黯的，遲鈍的，沒有一點光彩，沒有一點表情；就好像一個沒有才能的雕刻家所創造失敗了的頭像一樣。在那上面，你所能看到的不是悲哀，不是快樂，也不是其他什麼情緒；而只是冷漠，平凡，呆滯；一點什麼也不表露；就好像担当不了一點愛，而表白一點憎恨，也不是份內所當作的一樣。記得在「本經濟學上」作者曾經把「某時代的人解釋爲「能言的工具」，我覺得我們也與這情形難有些微的出入。在這冷寂的氣氛中，你聽不到懂情的歡笑，而高聲的痛苦，自然也是多餘的事。一位哲人會這樣說過：「不哭不笑，而要理解！」但願生活在這塊冷漠的土地上的人們全如此吧！

倒是豬比人們快樂，也似乎不會有這兒人們那末多的煩惱。四隣的春天里所購得的豬秧兒，到冬天里，已經長大了。那一幅肥碩大耳的尊榮，真配稱得上「發跡」之像。每當我獨步在那窄小的石徑上，總會看得見兩三個鄉下人攬抬着三四百斤這末大的一頭，走向市鎮去，不長不短，它的「貴體」恰好橫阻着道路。這光吃而懶作的，榨取着農夫與農婦的勞動力因而保養得肥胖的傢伙，悠然自得地仰臥在它的主子

臨時所編製的竹床上，那末舒適，那末安逸，但却又那麼惡毒。儘管晚上或者明天，甚至於即刻，便會遭受到「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而後便被支解的命運；然而當此刻它也許還不滿足于自己的享受，似乎還在企望將主婦的手指來在毛氈里搔抓一般。嚼拾着它的人是沈默着，只偶而因為重壓，發出一兩聲簡短的呻吟，調整着呼吸。而它却低鳴着，那聲音多半該是因為安適與幸福而發出的自鳴得意的歌唱，可是聽來極不悅耳，而且令人嫌厭。

此之外，在這冬天的大地上，我聽不到什麼聲音。一切都彷彿當北方落雪日子里一般地寂靜着。當我在山崗上向遠方眺望，那村舍與鎮市，都甯靜地棲伏着，停滯着，像鉛一般地凝固着，只除了一縷縷鼻鼻上升的炊烟。而在那近處的叢林里，也缺乏那林木所長發出的海浪一樣的低鳴。就連那一向被人們認為不祥的烏鴉也似乎躲避那窒息的霧氣而飛向遠方去了！

這山之國，就是這末地寂靜着。

可是，當我走向江邊，我却又聽到了那澎湃的奔跳的江潮了。而那龐大的雄健的步伐，與昂奮的歌聲，却繞穿越過灰茫茫的原野而來。並且激動着那潮重的霧氣，向前突進。

那隱忍在濁重的霧氣下面的那些梯形的田地，現在正滿蓄着雨水。在那像死魚的眼睛的水里，腐朽的刈株，秋天殘留下來的草根，也正孕育着碧綠的希望。因此，我想到了，這兒的冬天，雖則陰溼而多霧，

露則沒有白燿的冰雪，與漫天燦爛的風沙，但到底也將

「像枯幹的敗葉一樣，

而促起一翻新生！」（許）

註：西風歌中的句子。

秋之憶

你說秋天只是收藏的季節，你的眼只是落在空漠的田野上麼？你不歡喜從楓樹枝上搖落下來的美艷的紅葉？多脆弱的小生命呵，你可會想像它血液的凝結，或者枯萎的人們的靈魂？

我愛秋天，因為它的晴朗和爽颯，當我的手觸着秋陽的撫慰的時候，心情便甯靜地感到安適了，我的思想，往往會在那時候，輕悄悄地像小燕子似的飛往遙遠的平邊，飛過遼闊的海面。它有時候仍然飛了回來，帶給報春的訊息，於是血液在脈管裏奔湧起來，我愉快地想到要借這小燕子拾取荒郊上的春天，以甯靜的靈魂接受春曦的撫慰。

在秋天的深夜，我歡喜伴那明亮的燈光展讀生命上的奮的誓頁，吸着濃味的茶，讓冥想停在黑緞般的天衣上；那些炯燦的星羣呵，彷彿會給冷風吹落到懷裏來似的。

在秋夜，我還希望樓上的人早些入睡，不再擰開收音機，因為我不歡喜激情或者哀婉的音樂，在那時候從樓板的縫裏流下來，因為它會遮斷窗底下那匹小蟋蟀清幽的獨唱。

秋的清有着擾人的美麗呵：蘆葦的褐色的影子，橘樹蒼鬱的影子，輕柔地圍繞了它。像托着素絹的冰

涼的明鏡。我歡喜讓這面鏡子放平在記憶的湖底，一個模糊的影子會像一片落葉掉到鏡子裏來。假如我低低喚出她的名字，她會給我以親愛的回答。

秋の湖經常給在稠密的霧障裏，湖上的女兒向長空揚出倦朗的笑，笑聲擊破沉寂的霧之網，年青的靈魂給驚醒了，澗的水面也給笑開了——

但秋天的幸福沒有長住，猙獰的魔影落在湖底，像黑布掩護了明亮的鏡子。湖上的女兒遭了姦污，血梳染赤了湖水，鶯鷺不再棲息在蘆底，黯紅的橘子也墜落了，湖面的瀟瀟是寂寞的，相同僵死的人嘴角的唾沫。

湖上女兒的靈魂埋葬在湖底，守衛湖水的貞潔，如果我低低喚出她的名字，她還會給我以親愛的回答，因之我的記憶和秋の湖交換和隱秘的親密，絮語在秋夜的夢裏，澗的訴語是綿長的，它要娓娓敘述自己的歡樂和痛苦——

窗

新以

在記憶中，窗應該是靈魂上輝耀的點綴。可是當我幼年的時節，却有些不同，我們當然不是生活在無窗的暗室裏，那窗口也大得很呢，但是隔着鐵欄，在鐵欄之外還是木條釘起扇樣的護窗板，不但擋住大野的景物，連太陽也遮住了。那時我們正在一個學校裏讀書，真是像監牢一般地把我關在裏邊，頑皮的孩子只有蹲在地上仰起頭來纔看到外邊——那不過是一線青天而已！那時我們那麼高興的聽着窗外的市聲，甚而還回答窗外人的語言；可是那無情的木板擋住了一切，我們既看不出去，別人也看不進來。

就是在這情形之下，我們長得長着，……

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五光十色使我們的眼睛暈眩了，一時張不開來，膽小的便又逃避般跳回那間木屋裏，清願把自己關在那一無所見的陋室中，可是我們這些野生野長的孩子們，就做了一名勇敢的闖入者，終於衝到紛雜的人世中去了，憑着那股勇氣，不顧一己的傷痛，畢竟能看了，能聽了，也能說了。於是當我們再度入那無窗的，遮住窗的屋子裏，我們就感覺到死一般的窒悶了。

最使我喜悅的當然是能聳立在高高的山頂，極目四望，那山呵河呵的無非是小丘和細流，一切都收入眼底，整個的心胸全都敞開了也還不能收容那廣闊的天地，一聲高嘯，樹葉的海都爲那聲音輕輕推動，

剽時間，雲湧霧滾，自己整個消失在白茫茫之中了，可是我並不慌張，還清楚地知道，仍是挺拔地站在巖峯之上。

可是生活却把我們安排在蠢蠢的人世裏，我們不能超俗拔塵地活在雲端，我們也只好是那些蠕蠕動着的人類之一，即使不想去觸犯別人，別人也要來擠你的。用眼睛相瞪，用鼻子相哼，用嘴相斥——幾乎都要到了用嘴相咬的地步了。

於是當我過了煩惱的一日，便走回我的房子，這時，一切該安靜下來，爲着那從窗口瀉進來的一片月光，我不忍開燈，便靜靜地坐到窗前，看着遠近的山樹，還有那日夜湍流的白茫茫的江水，若是一個靜月夜呢，星星像習習的種子，每一顆都向我閃着，好像都要躍入我靈魂的深處，我很忙碌地把它們迎入我的心胸。

每一個早晨，當我被夢煩苦够了，纔一醒來，就伸手推開當頭的窗，一股清新的氣流隨即的淌進來了，於是我用手臂支着頭，看出去，看到那被露水洗過的翠綠的葉子，還有那垂在葉尖的滾圓的水珠，嗚嗚的鳥雀不但穿碎了那片陽光，還把水珠撞擊下來，紛紛如雨似地落下去呢！也許有一隻莽撞的鳥，從那不會關閉的窗口飛了進來，於是帶來那份自然的生氣，它在我那屋頂上騰飛，終於有點慌張了，幾次碰到壁角或是粉頂上，我雖然很爲它耽一份心，可是我也不能指引它一條路再回到那大自然的天地中。我的眼和

心也爲它匆忙着，它還有那份智巧，朝着流洩光亮的所在飛去，於是它又穿行在藍天綠樹的中間了。我再聽不到那急促的鳴叫，有的是那高鳴低鳴的萬千種的鳥底聲音，我那麼歡喜聽，可是我看不見，我只知道少數的幾種名字。還有那揉合了多少種的花草的香氣，也儘自從窗口湧流進來。是的，我不能再那麼幽隱在床上，我鬆地跳起來，也投身到窗外自由的世界中！

我知道人類是怎樣愛好自然，愛好自由的天地，我還記得，當着病痛使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給醫生的時候，我像一隻羊似地半躺在手術桌上，更大的疼痛使我忘記我的病痛了，額間的汗珠不斷地漲起來，左手抓着右手，我閉緊嘴，我聽到刀剪在我的皮肉上剪割的聲音，我那半呆的眼，卻定定地望牆迎面的大窗。花開了，葉子也綠了，白雲無羈絆地飄着，「唉唉，」我心裏叫着：「我爲什麼不是那隻在拔上跳躍的小鳥呢？那我不必受這些苦痛了！」

我漸漸也懂得那些被囚禁的信徒們的心，看到從那高高的窗口透進的一柱陽光，便合掌跪在地上，虔誠地以爲那就是救主的靈應，大神的光輝，好像那受難的靈魂，便由此而得救似的。是的，他們已經被殘暴的羅馬君主拘捕了，把一些不該得的罪名全都堆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中的一些，早被丟給那兇猛的獅虎，他們只是生活在黑暗潮濕之中，忍住啜泣，淚淌到自己的心裏，忽然那光降臨了，也許突然間使他們睜不開眼，可是那只是剎那間的事，那是光呵，那是不死的希望呵，那是萬能的上帝呵，於是他們自然而然而

地翻着十字跪下去了，求神來接受他們那些純潔的靈魂吧，他們深知，那被照亮的靈魂，該永遠也不會走上歧途，縱然他明天也要追隨他們同伴的路，丟給那些野獸，或是再加以更慘酷的刑罰，可是他們已經沒有恐懼了，他們已經得到整個的拯救。他們把幸福交付給未來的天國，人間的痛苦早不附懸在他們的身上了，他們的眼睛一直望着遠遠的所在，追隨着光明向遠飛去。

可是我並不會得到拯救，我只有一顆不安定的心。我爲每日的工作把習坐變了，眼着花了：可是我還是在不安甯之中。當我抬起頭來，我卻得着解放，迎着我的那個窗口彷彿是一個自然的鏡框，於是我長長的喘了一口氣，我的心又舒展開了。我的眼又明亮起來。我把窗外的景物裝在我自然的鏡框中。我搖動我的頭部，因爲我具有一份匠心，想把最好的景物裝在那中間，我知道藍天不可太多，也不能都被山擁滿，綠色固然象徵青春，可是一派樹木也顯得非常單調，終於我不得不站起來，於是崎嶇的公路和日夜淋漓的江也收在眼底了。我好好安排，在那黯黑的屋頂的上面有輕盈的炊煙，在那一片綠樹之中，雖然沒有花朵的點綴，卻有經霜的烏柏；呆板的大山，卻被一抹夢幻般的雲霧攔腰圍住，江水碧了，正好這時候沒有汽車飛馳，公路只是沉靜地躺在那里，夕陽又把這些景物罩上一層金光，使它更柔和，更幽美，……我更看到了，在那小橋的邊上，還有一株早開的桃花，這還是冬天呢，想不到溫暖的風卻吹紅了一樹紅桃。

跟着我像有所觸悟似地打了一個寒戰，我就急遽地搖了那株桃花，因爲我分明得記，在一個寒冷的早

晨，我看到一些人埋葬他們凍死的同伴，就葬在那株樹下，他們挖了一個坑，那三個死去的人，竟完全和他們來到世界的時候一樣，精光光的，被丟到那個埃里去了。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聲聽得見的嘆息，那正是一個極冷的天，塵霧把屋頂蓋白了，樹木變成淡綠的顏色，江水好像油一般地凝住了，芭蕉已經轉成枯黑，死沉沉地垂下來……

如今，水綠了，活潑地流着，枯死的芭蕉又冒出光禿的長莖，那些被埋在地下的人，即使那棵樹早落了無數朵紅花！想像着它也該早結成纍纍的果實，飽孕着血一般的汁液的果實，我不忍吃，我也不忍看，我已經急遽地把它拋在我那自然的鏡之外了。

可是現在，我那自然的鏡框只有一片黑暗，因為這正是夜晚，我已經伏案許久了，跳動的燈火使我的眼睛酸痛，我就放下筆，推開了窗，正是月半，該有一幅清明的夜景，不料烏雲障住了整個的天，凡是發光的全都隱匿了，我萬分失望，不愉快地搖着頭，當我的頭偏過去，我突然看到在那不注意的高角上，有一點紅紅的野火，那具燒在山頂上，却也映在水面。紅茸茸的一團，高高頂地在峯尖。它好像不是擺設萬物的火，也不是博得美人一笑而使諸侯憤怒的火。也不是使羅馬城化成灰燼，而引起暴君尼羅王的詩興的火；它是那個普洛米修士從大神宙斯那里偷來送給人間的，它是那把光明撒給大地的……

我儘量寫，當我再抬起頭來，那火已經好像點在燈籠的一排明燈，使黑暗的天地頓時輝煌起來了。

風暴之夜

華北流

從夢裏飄飄忽忽地醒來，覺得自己彷彿已浮沉在暴怒的大海裏。

這確實像飄流在暴怒的大海裏——獨自駕着一隻漁舟，周圍是無邊的黑暗和使人發狂的喧嘩。大浪互相擁擠着，互相擁抱着，擊打着船舷，或是從船底滾過；把船身突然拋上半空，隨即飄飄忽忽，飄飄忽忽地沉落，沉落，沉落下來……。

——板壁震動着，屋外是大風暴之夜。

騎在小屋子底角落裏，從夢裏飄飄忽忽地醒來，我聽着大風暴底咆哮。

「這大地是要毀滅的！」

風，在窗外飛奔着，橫掃過大地，帶着瘋狂的呼嘯和憤怒的雷聲。一道電閃的寒光照亮了壓在屋簷上的，陰慘的烏雲；雨水像翻江倒海似地潑下來了。

寒冷與黑暗扼住了我的喉頭，而我要隨着暴風雨底聲響叫喊啊！

從板壁底裂縫裏，狂風捲進了雨絲，灑在我的臉上。

我沉默着，子彈在槍膛中似的沉默着，激動的心聽着暴風雨帶來的消息。——

「宇宙就舉翻身了！」

風暴在和黑暗戰鬥着；光明在痛苦中生長。陰雲壓得更低了；它懼怕光明，憎惡光明，並且要殺害光

明……

然而風暴不會因為誰底威嚇消逝，更不會因為誰哀哭停止。大地戰慄着，在瘋狂的電火與憤怒的雷聲之前。

睜着憤怒的大眼，我仰面躺落，讓雨絲從板壁縫裏打在我底臉上，我感到快意的涼爽。在我底胸膛裏有烈焰燃燒着，燃燒着沸騰的血汁。

心，以着隆隆的雷聲，加速地跳出喉嚨來了。

我鎮壓不住我底激動的心了，我要掙扎，我要反抗，我要吼叫，我要瘋狂；我覺得一切對我全無意義，我要一概摧毀；一概打碎。……

「毀滅罷，你，這腐爛的大地，就在今夜完結罷！」

——推開鬆爛的板門，我衝進粗風暴雨的汪洋。

風暴，雷霆，雨水底攪合，大地底哀號，這一切將我捲入激流，我瘋狂地飛奔着。

金蛇似的電閃穿入濃厚的黑雲；光明在痛苦地生長着，霹靂震盪了一切，一切都在翻騰着，顛抖着，

呼吼着，哀號着，跳躍着，飛奔着……

「毀滅罷，毀滅罷，你這醜惡的……！」

我瘋狂地飛奔着，追趕着電閃和霹靂，我要看這大地從哪裏爆裂，我要看這世界怎樣毀滅，我要翻身躍入從地心噴出來的火焰，那火焰將驅散塵臭的陰雲，燒燬大地上所有底靈菌……那時候，宇宙就要翻身了，翻身了啊！

——陰雲緊壓着我底頭頂，我在瘋狂地飛奔着……

憶 範 兄

金

昨夜窗外落着大雨，剛修補好的屋頂，阻止不了雨點的浸瀉，我用一個面盆做武器，和那接連不斷的雨滴戰鬥，我躺在床上，整夜發着高度的熱，不能閉上眼睛，那些時候我都想起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我的心燃燒着，我的身體燃燒着，但我的頭腦却是清醒的。在這凌亂地堆積着家具和書報的寬大樓房的黑暗中展開了十二年的友情。你的和藹的清瘦的面頰，並過了十二年的長歲月，在這雨夜閃亮了。在南一個古城的武廟中，我們第一次握手，這是我最初從你的親切的話語裏，得到溫暖和鼓舞。沒有經過第三個人的介紹，我們竟然深切地彼此了解了。是那個偉大的理想把我們拉攏的。爲着我們的理想你勞苦了卅年，你把你的心血，精力，肌肉，都獻了給他，人看見你一天天地瘦下去，弱下去，一直到死，你都沒有停止過你的筆和唇舌。

我沒有忘記，就是在十二年前那個南國的秋天裏，我們在武廟的一個涼台上喝着綠豆粥，過了二三個黃昏，我們望着夜漸漸地從庭前兩棵大榕樹的繁茂枝葉傾落到地上，暢快地談論着當前的許多社會問題和我們的美麗的未來夢景。讓我們熱情的聲音，在晚風中追逐。參加談話的人，我記得有時是五個，有時是六個，如今散處在四方，都還活得相當結實，却料不到偏偏少了一個你。

在朋友中你是一個切實的人。即便在侈談夢景的時候，你也不會讓熱情把你引到幻想的境域裏去。在第一次的會談中我就看出來，甚至當崇高的理想在你臉上發光時，你也仍舊保持着科學的頭腦。靠着你的，我多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怎樣節制我的幻想，不讓誇張的夢境迷住了我的眼睛。涼台上的夜談並不是白費的。至少對我已經發生影響了。

在那個古城裏我們常常同着秋夜的星空，在那些夜裏我也會發着高熱，喝着大碗神釀汁，但那億萬的發光的生命，使我忘記了身體的燃燒，從這星球的生命中，我更瞭解了「存在界」的意義。你告訴我許多關係星球的事，讓我知道你怎樣由宇宙問題的探討，而構成了你的生活哲學。

白天你又從外面那些浮着綠萍的水沼水潭裏帶回來一杯一瓶的污水，於是在你書桌上，顯微鏡下面展開了一滴水中的世界，使我看見無數的原生動物的活動與死亡。

在你這裏我看見了那無窮大的世界，在你這裏我看見了無窮小的世界。我知道人並不是宇宙的驕子，我知道生命是無處不在，我知道生命是綿延不絕。你的生活哲學影響了我的。你的做人待人的態度也改變了我的。我現今要是從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響，則我將成爲一個忘恩的人而辜負了死友的殷切的期望了。

你不是一個空談家，也不是一個發號施令的英雄。在武廟涼台上的夜談中你就顯露了你的真實面目。

謙遜，大量，勤勉，刻苦，這是幾個不能同你分詁的特點。你不是一個充滿着奪目光彩的豪士，也不是一個口如懸河的辯才。你是用誠摯，用理智，用堅信，用恆心，來感動人的。當別人把崇高的理想，用來做成自己頭頂上的圓光時，你却默默地打算怎樣為牠工作，為牠犧牲。所以你犧牲了健康，犧牲了家庭幸福，將自己的心血作為燃料，供給那理想多放一點光輝，却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或者還有些不做一專的人隨意用輕蔑的態度抹煞了你的工作。

的確在生前你常常被人誤解了的。有人把你看作一個神經質的肺病患者，有人把你視為一個虛偽的遺學家，還有人以為你只是一個被生活担子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讀書人。有好多大那些狂妄的，或者還帶有中傷意味的話語點燃了我的怒火，我們憤慨地，熱烈爭辯着，我甚至願意挖出我的心，只為了使人能夠更明白地了解你，我這爭辯自然是沒有用處的，我的言語並不會給你的面影增添光彩。後來還是你自己用你的筆，你的唇舌，你的工作精神，你的生活態度把許多顆青年的心拉到你的身邊，還是你自己用這些把別人投擲在你面影上的污泥洗去，是你自己撥開了那些空話家的烟霧，直停的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不像一個病人，却像一個戰士，一個被稱為「生命的象徵」的戰士。（一個朋友稱你做「生命的象徵」她這話的確不錯。）

誠然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是一個肺病患者，而且我們也想得到有一天你終於會死在這個不治之症上。

但是和你在一處時我却始終忘了你是一個病人。你的思想，你的言語，你的行爲不帶絲毫的病態。人從你的身上看不到一點猶豫，一絲悲觀，一毫畏怯。你不尋求休息，却渴望着工作。你在各處散布生命，你顯赫是一個撒播生命種子的人。十幾年前你爲過歌頌戰士的文章，到臨死，你還寫出了「生之快樂。」你最後留下遺言，望生者人愛真理向前努力。

在戰事頭中你坦白地說過：「我歡躍在這綿綿不息湧沓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應該追逐這洪流，而且追過牠，自己製造更廣而深的洪流，如農夫之製造葡萄美酒。我如是燈，這燈的用處便是照澈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濤去洗滌一切海岸邊陳腐的積物。」

在生之歡樂的開端你便顯明地承認：「有人把人生當作醜態，我却以爲牠是穀粒。有人把人生視同幻夢，我却以爲牠是實在。有人把生人作爲苦藥，我却以爲牠是歡樂。有許多人以人生爲苦腦，黑暗，艱難，乏味滯鈍，不自由，憎恨，醜惡，柔弱的象徵，我却認爲人生是愛美光明，自由活潑，有爲創造，進步的本身。」

你還勇敢地吶喊著：「人生的美，愛，力量。都是從奮鬥中創造出來，所以人不是環境的奴隸，而是環境的主人……從奮鬥的人格中，我們窺見生之光明，生之進步，生之有爲，生之自由。……人生的解釋受了積極思想的指導，人將爲自由，爲光明，爲愛，爲美，爲創造，爲進步而生，因此人將與壓迫，黑暗

，暴行，醜惡博鬥。燧石因相擊而生火，人則由奮鬥而得到生之歡樂。」

我從未聽見過像這麼美麗的洋溢着生命的戰歌！在朋友中就只有你一個人是這麼熱情地在各處散布生命，鼓舞希望！在一個孩子的紀念冊上你寫着：「希望是人生所需要的，人如沒有希望。何異江河涸了流水。」你這條江一生就沒有涸過流水，不但這樣，而且你這江更投入在「那個人種生活的大海裏」，用你自己的話，「在大海裏你得到了偉大的生命力，發見了不滅的希望，」的確一直到死，你都沒有失掉過希望。

你和我都會歌頌過戰士，我們的戰士所用的武器，不是槍和刀，却是智識，信仰，和自己的意志。他把自己的意志鍛鍊成比槍刀更鋒利，更堅實更耐久的東西。他永遠追求光明。他並不願在晴空下面享受陽光，他却暗夜裏燃起火炬給人們照亮道路。對於他生活便是一個不停的戰鬥。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帶着滿身傷痕而死去。你正是這類戰士的一個典型，你從不知道灰心與絕望，你永沒有失掉青年的活力

「除非他死，人們不能使他放棄工作，」這是我稱譽戰士的話。你確實做到了這地步的。甚至在最後的二年間，你的肺病已經進入第三期，你受着那麼大的肉體痛苦的折磨，在死的黑影的威脅下，你還實踐了你那「以有限的餘生，為社會文化，思想運動作最後努力」的約言，完成了「科學與人生」，「達爾文

「科學方法精華」三部譯著。這許多萬字，都應該是在「胸部劇痛」和「咳嗽厲害」寫成的，最後躺在死床上，你還努力寫着你那篇題作「理想社會」的文章。可見一直到死都是些什麼事情牽繫住你的心。

十幾年來你努力和死掙鬥，你幾次征服了死，最後終於給死捉了去。這應該是一個悲劇。但是想到你怎樣在死的威脅下努力工作，又以怎樣的心情去接受死，我覺得還是一個壯觀。一個朋友說，臨死的你比任何強健的友人「都更富於生命力」！另一個青年友人。却因為你以瀕死之軀竟能夠如此平靜地保持着「堅決的信心廣達的態度」而感到慚愧。一個溫柔的女性的心靈曾經感動地為你寫下這樣的讚辭：「透過那為病菌磨枯了的身體，我望見了一個比誰都富於生命的欣欣向榮的靈魂！永遠不絕望，永遠在求生，——為工作而生。」我應該給牠添加幾句：而且像一個播種的農夫，永遠在散播生命的種子，你以一種超人的力量平靜地吞食了那一切難耐的病痛，將牠們化作生命的甘泉而吐出來。難道世界還有比這更強健的人？還有比這更美麗的生命表現？

自然在你一生中，經濟的壓迫與生活的負擔很少放鬆過你。換上一個有利的環境，你也許至今還在美國的實驗室裏過着愉快的歲月。但是你也並不是沒有「向上爬」的機會。對你的生活有着決定的影響的更不是經濟的壓迫。你為了理想才選取現在走的這條路，而且也是為了理想才選取了過去的路，甘願過着貧苦生活，默默地埋頭工作，在絕望的情形中苦苦地支持着一個教育事業，把忌恨責難，全引到一個人的身

上，一直到用盡了自己的力量，使事情告一個段落，才又默默地卸下兩肩責任，去到另一個地方開始接受新的工作。這決不是受着經濟壓迫的支配，生活負担的指奉。若單是爲了個人的幸福，你不會讓工作把你身軀毀到這樣，若單是爲了個人生活，你又不會有那麼堅強無實的精氣力，在患病垂危的最後一年間，還做出那樣多的事情。

通過了你的一生，你始終把握着戰士的武器。你的一生就是意志征服環境時一個最有力表現，你做了許多在你的環境裏似乎是不可能的的事情。你在艱苦的環境中鍛鍊自己，創造自己，只爲了來完成更大的工作。你終於留下不少的成績和不小的影響而去了。你的死使我想到了法國大革命時的孔多塞，他安靜地寫下了遺言：『科學要征服死』，才去接受命運的安排。我又想起一個騎在戰場上的兵士，他看見自己的戰勝的旗幟在敵人的陣地上飄揚，才安然閉上燃燒的眼睛。

在有了這樣輝煌的戰績後，你對自己的死，是應該沒有遺憾的了。你是完成了你的任務以後才倒下的。而我們呢？作爲你的朋友，我們，至少我是沒有理由來哀悼你的。失去這一個散播生命的人，失去這一個『生命的象徵』像這一個生命的壯觀如今竟然在我們面前永久消失，應該是我們感到何等的寂寞。應該是我們來悲痛這巨大的損失。

在這裏我不敢提說個人的私賅，這幾年來我已失去不少能幫助了我，鼓舞我，督責我，安慰我，幫

助我的有着黃金的心的人，如今又失去這個不可少的你！十二年來的嚴切，鼓勵，期望，扶助，（我永欠不能忘記八·一三以後二月你匯款給我的事，那時你自己也是相當困苦的，）現在都成了一陣烟，一陣霧。我在成都得了你的死訊回來，讀到你生前寄出的告別信，那懇摯的幾句：「無論屬於公的或屬於私的，我有千言萬語需要對你說，但我無從說起，」我只有伏在書桌上淌淚，範兄，我不是在為你流淚，我是在哭我自己。

在你的告別信裏還有着兩段我不能卒讀的話，我不知你是怎樣把牠寫下來的，你甚至帶點殘酷地說：「自去年冬至節以後，忽然變成終日喘咳不絕，且痰裏喉腥，乎塵乎塵作響。喉嚨劇痛，聲音全部喪失。現由中西醫診斷，謂陰歷十二月一這月為生死關鍵。」

「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因為喉痛，連鮮牛乳雞汁等都不能自由的吃。四肢和牙齦已腐枯槁，僅剩了骨和不光澤的皮。我已不能自己穿衣，不想自己研墨執筆，我的身體聽脫着全失了自由。」

在我們這些活着的友人中間有誰受過這樣痛苦的病的折磨？又有誰能够忍受這一切而勇敢地一直工作到死？更有誰在自已就要失去生命的時候還能够那麼熱情地到處散播生命，寫出洋溢着生氣的磅礴之辭的文章？倘然有一天我也到了你這樣的境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可以保持着你的十分之一的勇敢和熱情，像一個戰士那樣屹立在人世的波濤中間？我更擔心自己是否還可以像他那麼冷靜，那樣英勇地去迎接

死？

——今天仍舊在這堆滿傢具和書報的寬大樓房裏，窗外街市中響着喧囂的汽車聲，塵土和炎熱不斷地落在我的頭上，身上，手上紙上。時間已是開篇所謂「昨夜」後的第四天了。我剛從熱病中恢復過來。這幾天裏我不能做別的事情，我就只想到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你現在是永遠的離開我們了。——最後你還給我們留下個戰士的榜樣，你還指示我們一個充實的生命例子。你對自己，對朋友都可以說是毫無遺憾的。正如我在前面說的那樣，你是盡了你的戰士的任務了，你把這廣大、世界和這裏多待做的工作留給我們。繼續你的遺志前進，這正是作為你的友人的我們的責任。簡兄！你靜靜地安息罷，我不能再辜負你的殷切的期望了。

從炎熱的下午又到了陰雨的深夜，雨洗去了悶熱，但也給我帶來寂寞。而且這是帶點悲涼味的寂寞。一切都睡去了。除了狗犬和蛙鳴。十二年的友情又來折磨我的心。我從凌亂的書桌上，拿起你的信函，你那垂死的手寫出來的有力的字跡，正訴說着十二年中兩個友人的故事。武廟中第十次的握手，也就是同樣的寫這信的手和拿這信的手罷，那麼這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次的握手了。這樣的告別，這是多麼可悲痛的告別啊。

但是望着跟隨你的活躍的字跡，我能够相信你已經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麼？

涼風從窗外吹入，我伸出頭去望天空，雨天自然沒有一點星光。但是我的眼睛並不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一顆死去的星。星已經早不存在於宇宙間了，但是他的光芒。若干年後才達到地球，而且照耀在地球上。聽見，你就是這樣的一顆星，你的光現在還亮在我們的眼前，他在給我們照路！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夜

風

一文

秋風瑟瑟地吹過去了，我如同棲息在高枝上的寒蟬，止不住在秋風中發出了戰慄。然而，我心上不還有熱情的煥燒麼？熱情在秋風中燒燃了，我要讓熱情燃燒我的身子。

這是一個長的秋夜的開始。蟋蟀躲在階下，微弱地振着鞘翅，秋風吹着，帶來幾許涼意；秋風瑟瑟地吹過去了，秋風帶給我一些記憶。

秋風帶給我一個友人的影子。今夜秋風，正如那一夕的話語；是不是，你又在向我揮出鼓勵？那也是在這種夜裏，在早寒的天氣中，我們圍着一盆旺盛的爐火。談着我們的理想，柴炭在爐中燃着，熱情在心上燒着，一陣風來，我們便有了熱情的戰慄，你不時伸着手攏攏披散的頭髮，不時向上頂一下眼鏡。像這樣，我聽着你說起你的少時。

風大了，寒涼向我們的襲擊。我默默地整理着柴炭，無言地輕敲着熊熊的爐火。爐火烘紅了我們的臉，爐火溫暖了你的故事。

在爐旁我們燒着一支支紙烟，在爐旁你講着那片血染的場子：我把頭埋在懷裏，我怕着那對火紅的眼睛，然而，那故事中的場子，却是我熟悉的關馬場，那是武昌的一盆荒地，我曉得是牢獄吞蝕了你的青春。

但你却欣欣地，忿忿地證着那些囚禁中的歲月磨洗。

在擁衾無溫的陋室，我親眼望着你覺得好頑地扯清開花的棉絮。沒有悲哀，却攪掛着一絲抹不掉的笑影；然而，我的悲哀倒是很大的，並沒有你那樣地控制感情的本領。呵，你沒有家，沒有親人，你有的，是一顆純白的基督的心，一股愛人類的熱力；你生活着，你是怎樣地生活過來的呢；貧困戕害你，病魔折你，你翻過了多少在無盡的迫害中打滾的日子；你忍受着生活賜與你的一切痛苦。你總是笑着過那些無欲的日子。你是一個光人，你什麼都沒有。一堆書，一枕無憂。我不敢當着你說出埋在我心中的崇敬，你死了，我深深地感着是朝大家的顛倒。加之如今又在這種夜裏，要怎樣才不想起你那生的熱力？

秋風瑟瑟地又吹過去了，我在胸前畫了十字。我作出了對於死者的祝禱，便兀自坐於窗前發癡。

風吹得更發涼了，我默坐在窗前，等候着風的靜止。

黑 夜

劉 冰 著

光

窗外，風的足音在羣蒼荒涼的路，如迷失着方向，隱隱縮縮的深谷的溝壑裏，或繁生着荆棘和有刺的藤的毒藤的坡上，踉蹌着，騰着，走着奇離坎坷的道路；撞撞了窗紙，撲滅了燈，又從紙窗上消失了。

逐着光，一片黑色的紗幔，睡笑似的緊閉着，遮滅了燈籠青色的尖線，湮滅了爲淡淡的黃色燈光裝點着的房間。

黑昏裏。我看不出窗紙打着怎樣的姿態。

然而我傾聽着，我讓我的幻想繞過了許多血拆的線和頑固的個體，透過黑暗又鑽進黑暗。我知道一個拴住我跳盪的靈魂的地方，一個有顏色有光的地方，是在黑夜的海的後邊。

當沉在冷冷的光野的邊際時，我嫉妒着它的奇奇的強力同有強度的光照耀着的地方，我幻想像鋼鐵成的喜歡爲不幸的變化顛覆時，我的靈魂的眼睛便永遠睜着。追蹤着沒有破滅的歡喜；而在驟驟的爲黑夜所撥動的混濁的天地裏，我的步和幻想果果的跳盪着，又浮泛着，狂亂地飛着風的步伐和速度。

似乎，在一個乳色的夜晚，驅使着我的馬，我的四週充滿了廣古的草野氣息，濕而靜麗。

我馳奔着，鞭策着我的馬，快活地笑着我自己。

笑我自己，是因為從一個黯默的世界裏回轉來，在乳色的夜裏重新找到了自己，承受着光的鼓舞，靈魂和身體得着光的點燃。於是受着對於光的飢渴的驅使一樣瘋狂的鞭打着馬，不給他休息，使他分享着我的急躁和百十倍於我的顛簸和勞苦。

是殘酷麼？——我忘了這是殘酷……

突然我的馬跌倒了。……在乳色的朦朧中，我聽見黑夜用荒涼和恐怖漸漸掩埋了我們。……

風吹着細的塵沙打在棉薄的畫紙上。我再一次撒開我幻想的網；但已攔不住紊亂的網弦和撒網的手。

聲

另一個暗黑的夜裏，我從嚇了一身汗的噩夢裏醒出來，發覺我的手正緊緊壓在劇烈起伏的胸上，我的枕邊還纏繞着我因了驚悸的聲音。

我沒有計算過夢裏所經的時間，屬於夢的記憶似只是一些形體，一點聲音，一個模糊的邊線，和一種近乎神祕的感受。而我却在這種不習慣的感受前出行了，我感覺疲倦，無比的疲倦。

再有一個夜晚。我醒來，撫撫枕角，枕角是濕的，浸潤了手掌那麼大小。我摸了摸，但總不能計算出來離開我的夢境已有多麼遙遠的距離，含在眼角裏未乾的淚却平穩了我新的悲哀。

淚是我的悲哀的觸角；當和眼角微紅的，帶着綫紋用肌膚接觸的時候，和空氣的阻力相摩擦的時候，我有了更多的小幸和悲哀，增長着，滋延着，因浸了淚水而潤濕着。

看不透黑色的夜，看不見自己，夜的濃深的氣息緊緊封着我的鼻孔和嘴角。夜的氣息有一些冷，一些涼悽和寥闊。

於此像一個肺癆病者和盲者似的咳嗽着，觸摸着，不習慣地用摸索代替着視覺指引我的脚步，過了低的門檻，過了石階，過了長長的廊簷。我的胸部因了長時間的窒悶而震盪着。

庭園裏迎面撲來一陣濃馥的香氣，那是夜來香的花香，這討人喜歡的半野性的花似乎正隱在黑暗裏默然地開放，默默地向外散發着它的氣。

『醒着，如果這活動着，難道沒有一點生的氣息麼？』

我想着 我忘了寒冷，忘了輕輕掃動窗紙的風聲是正睡在我的牀上。

我重把自己塞進充滿了黑暗的房間，急遽地鎖了門，在牀上躺下。

我有了急快的呼吸速度和心跳的速度。

我聽到胸膛裏面心的有節奏的跳躍 那是不能壓制的血的激動，血的激呼。

我聽到枕下的錶正在那裏機械地走着這途的嘆息着的路 那似乎是時間走在無盡頭現的路上，時間永

不會停滯，時間是著永遠沒有止點的距離。在循環的日夜的交迭中，我知道黑夜的後邊就是白日，黑夜就
會在曙色中消逝下去，但即使在很短很短的歸眠於夜的瞬間裏，我仍有着那繁多的恐怖的夢，那麼多因
夢而引起的幻想。

在沒有燈，沒有睡眠的夜裏，我於是讓我眼睛久久地睜着，透過黑暗，曠望着黑夜的後邊……

我在黑暗裏織綴着另外一方小天地，一方精緻的網，網裏有天，有太陽，有柏樹，有看也看不清楚的
死或活的東西，這一切都聚在一個色的瞳仁裏，爲自己能够看見，能够想像，眼裏如含了滿多的驚喜，永遠
許下一個追蹤這方小天地的核心的心願……

失去了這方精緻的網，我聽到枕邊的一盒火柴翻落到地上，跌散了。

小夜曲

繆崇羣

一小面窗子透進一小塊景色。朦朧的有一道屋脊，朦朧的有一道樹影，朦朧的有一角天，有幾顆閃閃的星星，也許朦朧地還有一抹淡淡的月色，在山的背後，或是樹的梢頭，都被雲霧遮住不能看見。

我不知道是乍醒過來，或是還未入睡；也不清楚正當甚麼時刻，月弦斜掛在天邊，不然，東方已經漸漸亮了？

我的銳目正對着窗子，窗子沒有甚麼遮攔——窗外的景色也正朦朧地全部映在我的眼裏，眼界只有這麼大，此外甚麼都是黝黑的。

我已經很清醒了，我的嘴唇微微顫着：「夜是小的」，我彷彿念着誰的名字。

同室的兩個人輕輕地在打着鼾息，我想着全世界也都在睡眠着，小的夜是我的。

窗外，有一點變化，樹沒有動，星沒有滅，天沒有亮，夜是小的，小的夜是我的。沒有風聲，沒有雨聲，沒有犬吠……

甯靜的，小的夜是我的。

不知那裏，傳來幾聲婦人的哭泣，歇了，好像並沒有撕破夜的沉寂。

我想那婦人也還不會入眠。過了一刻，她又哭了。哭的聲音是那般的輕柔，那般的淒惻。她在悼念着誰呢？爲着「」失了甚麼而流出自己的淚呢？夜是這般沉寂，這般孤獨，在這般微小的夜裏，能够尋見了甚麼呢？

我把這哭聲當作了小謠，那婦人彷彿正輕輕地歌唱着一個小夜的曲子。

我輾轉着，我的眼睛不知怎麼潤濕了。

我呼喚着我的同伴的名字。

我爲着沒有她的應聲而哭泣了……

我的耳畔似乎又響着誰的話聲……

「聽呢，他在哭叫着？」一個問說。

「日有所思……」另一個判答。

我偷偷地拭去了臉上和枕上的淚水，我依然裝做靜靜地睡着。夢被同室的兩個人的話聲攔住了；夢，也許是被我自己的呼喚醒來了。

窗外依然是朦朧的一小塊景色。夜是小的，夜是寂寂而孤獨的。

榮譽的隊

司馬文森

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我們的「小鳥兒」自從參加這個政治工作隊後，一向是很循規蹈矩的過着，不多說一句份外話，不多做一件份外事，隊長稱讚她，說這個人有美德，其他的隊員同志也一致的讚美她，她工作做得切實，至於她自己呢也還覺得是這樣，到處都充滿了和平和榮譽。

我們的「小鳥兒」就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過着，她自己覺得滿足；別的人也一樣，這個政治工作隊是一個最模範的了，工作積極，沒有鬧男女戀愛名堂，大家互相親愛，勉勵，工作。結果到了工作考核季節，師政治部主任在他的考核表內批的字是優。師長參謀長也在他的後面加上了「傳令嘉獎」四個字。

在被嘉獎的那天晚上，這個政治工作隊感到有快樂一番的必要，於是便發起了個快樂晚會。晚會之前有聚餐，聚餐之後有長官訓話，訓話之後還有游藝節目。「小鳥兒」在一種快樂的氛圍中過着，有多少人稱讚她的好話，師長這樣，政治部主任這樣，隊長這樣……最後是幾十個人夾了幾十塊肉，舉着幾十盞酒，一致的擠到她面前來。

「小鳥兒，乾一盞！」

「小鳥兒吃掉這塊肉喇！」

「再來一塊，看在同志的面子上，再來一塊！」

「我請求你，親愛的同志，乾這一盞，最後的一盞啊！」

她的喉嚨被油膩的肉擠滿了，嘴唇輕輕的噙着酒，兩頰飛紅，兩眼像一雙星星一樣，天上的星星一樣，有精神的閃着。除了微笑，除了快樂，她能說出什麼話呢？真的，她已感到一點飄飄然，她是半醉了啊！

現在是游藝節目開始了，同志們規規矩矩的盤住腿坐着，望着台上的瓦斯燈，望着在那兒表演着的每一個好玩或好笑的動作，「小鳥兒」心緒蕩蕩，像是自己一個人飄在半空中在雲霧中，不時拿眼睛去看周圍的同志。她覺得他們都是很有為，可愛的，但是未免生活得太單調，太枯燥無味了，他們雖有政治的熱情，雖有工作的信心，但是却像磨房里的牛一樣，一天除了工作，工作，工作之外還有什麼呢？寂寞啊！「小鳥兒」現在是被全師人注意的中心人物了，誰都稱讚她，愛護她，說她是他們心中的明星，這顆明星不要在這黑暗寂寞的路上照一照嗎？不！她要發出光和熱，她要去溫暖他們。這顆明星頭低得很低，避開和人接觸，完全深藏在自己的思考中，最後她覺得她的決心經已定了。

你覺得奇怪，朋友，從第二天起，我們的「小鳥兒」，一個瀟灑的規矩的人忽然又換成另一個人了。

。她差不多到了忘記童年優良傳統：不說一句份外話，不做一件份外事的地步。却成天的跳着躍着，到處都有人看見她陪男同志在草地上坐着，散着步，裝着怪親熱的樣子，低着聲，眼睛那樣靈活的走來走去，有時看看你的眼睛，有時又看看你的面孔。被陪着散步的男同志，開始是那樣吃驚，過後就習慣，就覺得腦筋有點凌亂，有點不同平常，覺得人家是對他有意思了，要不是爲什麼不去向別的人這樣裝着親熱的樣子。爲什麼要成天的陪自己，天啊！這太明顯了，還容得你遲疑嗎！伸出手去，接受她的愛吧！但是他要表示態度。「小鳥兒」就突然的飛走了，她飛到另一個男同志的旁邊，不但散步，還在工作時眉來眼去啊！真真是，好，當她使那第二個男同志感到不寂寞，在心中播下那作孽種子，就又無聲無息的飛走了，飛到第三個那兒去，以後就繼續的飛着，飛着，……你們聽見過一句謠語嗎？一塊小石頭可一屢整個海洋，這個平靜的海洋現在是咆吼着無數的波濤了。

江之歌

一文

嗒，

嗒——

嗒，嗒，嗒，嗒……

船躍過了江流洶湧的江面。船遊着江流，前進着，船同江水作出有力的搏擊，船又躍過一段江程了；

江却掀起一般駭異的怒濤。

船夫光着銅色的背脊，擺着健壯的臂，揮着嘩嘩地打着號子。船夫露着多毛的手，遮着刺眼的陽光。

船夫匍匐着，鼓着多毛的腿肚；船夫挨近沙灘，一步步地爬了過去；爬過一片沙灘，又爬過一堵巉巖，低沉地叫了負荷的沉重，緩緩地吐出胸間的氣力。嗒，嗒嗒——聲音高起來了，無數的聲音組成了一個雄壯的合唱。江在唱着，江是要壯壯他們的氣魄呢。

船夫背着繩繩爬過去了，一個個地。匍匐着，而且打着號子。

禁不住要去想像原始的人類如何同自然搏鬥麼？

原始人，極像那老練勇而且靈悍的。

嘩，嘩嘩——

江上響起了一片原始的音樂。

怒濤起伏着，涵湧着，船涉過了澎湃的江面。江是寬闊的，江水濺着，畫過一個圈又畫過一個圈；江水潑出了頑強的笑聲，江笑得那漩可怕。江水憤怒地發出長嘯。一股股的怒濤直立起來了，倒下去了，駭異的怒濤做着駭異的姿勢。那邊，不有一個險惡的灘頭麼？船一定要經過這險惡的灘，船逃避着沒有灘的江面，有灘的一方面，急流漩轉着，嘩嘩地發出大聲；急流濺着大大小小的渦兒，急流翻滾着，打着漩渦漾開去；滴流是狡猾的，然而船却要從狡猾得要命的滴流裏涉過去；這個，也不知吞沒過多少船隻，但是，還有多少暗礁，比灘更要險惡呢！但是，船夫却熟悉的。這條大江，行走真不容易。

江憤怒了罷？

江直立起來了。

江水噴着，江水發出嘯聲……

江在笑呢

江水靜靜地笑着，江水發出瘋狂的笑語……

江面是沒有靜止的時候的

江水唱着，江水發出狂歌，瘋了樣的，在巨風中歌唱，在陽光中歌唱，江是如此無羈。

儘管大江是如此洶湧，然而，生活在江上的人們却愛着江的歌唱。

船涉過怒濤和險灘，生活在江上的人們，江上打着號子。長長，低沉地，掀起一月原始的歌唱；

啾——

啾——

啾，啾啾啾……

啾啾地吐着原始的力，啾啾地作出產狀的會唱。

啾——

江，壯着他們的氣樓呢。

不朽的心和力

S · M

Tantalus

水清，就彷彿很淺，水底叢集着絨毛的綠藻，幾粒突然發生的小泡從那裏迂緩地浮起，有青蛙在涸涸，有小魚在追逐。水面盛開着白的蓮花和黃的萍花，花瓣讓微風搖洩着，才飛出的紅蜻蜓忽然驚起，連一個欄圍又直降原處。輕盈地揚擺着他不安的膜翅，蓮葉多皺貼水，隨波蕩漾，無數小小珍珠在上面滾轉迴旋，分合散聚。一隻白鷺向高地立在水邊，有一種尖長的喙，吸一口水抬一次頭，天上，飄浮着一朵一朵的白雲，彷彿他在和牠們說話，彷彿他有一種大的權利。甚至可以吃掉這滿天的啤酒泡沫樣子的東西的權利。

Tantalus 又渴又餓，要喝水，水是這樣的好水。他是生活在這個湖中的。水在漲，從腹漲，胸，從胸漲到肩。他底口，過去，美麗得像一朵紅花，他底笑，過去，也美麗得像一朵紅花。但是現在他底唇已乾燥無味像秋天山路旁的黃葉，他的笑也完全消失，他口渴，祇是口渴。水在漲，從腹漲到胸，從胸漲到肩，從肩漲到下巴，……但是，到他喝一口的時候，到他底唇向激盪，微波輕湊過去的時候，水就突然退落，像吃驚的蝸牛，退落到他的膝以下了。他口渴，永遠口渴。口渴是他的苦刑。

不但渴，而且餓。

他底頭上有許多樹枝極從湖岸斜伸過來。低低地，風吹的時候可、觸到他底頭髮輕柔得愛入底小手。這些枝極上，結着各種果子，桃子肥碩得要兩手合捧，馬乳葡萄成熟似漿汁透明欲滴，芒果又香又黃，櫻桃一球一球像珊瑚的盛飾，但是他喝不到水，也吃不到果子，他舉起手來要採摘的時候，這些果子會一羣小鳥一樣四面飛散。他祇是，苦難期望着牠們而已。他祇是，看麻雀吞嚥櫻桃，看鱸蚌蝕藕李、看一堆一堆的佳果從成熟到腐爛，看一個一個的小洞使鮮味成爲虫巢。

水又漲到他的下巴了。果枝又拂着他底長髮了，他底影子一動，忽然，水突然退落，果子突然四面亂飛，像湖底突然崩陷，像果枝和異雷的極突然遭遇。於是，他是怎樣絕望啊，他望望水邊的白鷺仍舊在那裏，悠閒地，用尖長的嘴一口又一口地在吸水，他望望頭上的果子，仍舊有許多醜陋的蟲在咬，有許多貪婪的鳥在啄。……

他憤怒了，吼叫起來：「人，應該有人的生活的，假使我是人，神，應該有神的生活的，假使我是神；而現在，連一尊白鷺路，一個鱸的生活也沒有，永遠沒有麼！……」

水又漲到下巴上，細鱗的湖波帶着蓮花，萍花向他無痕地輕笑。他底影子才一動，水又突然退了。他，口中懷含着一朵燒灼的赤火。果子又有色有香地掛滿頭上，有玉紅的，有瑪瑙紅的，有琥珀黃的，有玳瑁黃的，有翠青的，有金紫的，有蘋果底清淡香，有梨子底幽遠香，有芒果的激烈香，有橘子的辛辣香。

，那樣沉重下垂，像年青母親給受中酣睡的孩子乳房，祇要他張開口來，可以立刻溫軟地吮吸他，或者牠們都會辭枝落落地自己下來，而和他相吻。他底影子才一動，果子又突然飛開了。他，腹中像有一百個蟻在那騾動的泡沫中匍匐蟄蟄。

他又渴又餓，口成兩片脆皮，舌硬牙枯；喉中涌出酸苦的乾液。眼中射出各種顏色的金花。……但是他忽然滿臉光彩，像初昇的明月，他，那樣說道，有力量 and 信心：

「我將告訴萬人第二個祕密，告訴他們一個更重要的祕密：神和人，有不死的心。雖然 Prometheus 使他們絕望於生活。但是希望正從絕望產生；絕望愈殘酷，希望愈強大。……」

Prometheus

Prometheus 也是一個為洩漏 Zeus 底祕密而遭苦刑的人。因為，他用蘆管裝了從神山偷來的天火給人，人間知道了熟食和鍊鋼術，熟食不但在生命上輝煌着健康色彩，而且在生活上飽滿了藝術風趣，鍊鋼術不但使歷史文化在原始機械上開始建立，發展起來，而且使每一個自尊的人知道怎樣使用短劍保衛高於生命的自由。

他被兩條粗大的鐵鍊囚繫着。彷彿絞紐着兩條巨蟒，絞紐着他的巨頸，使他茫然直視着蔚藍的天空，絞紐着他底肌肉成球的兩臂，使他無力扎掙，絞紐着他底光潔的軀幹，又從矯健訓練的腰下迴旋過來分作

兩支絞纏着，底直如玉柱的兩腿，使他無法逃走。他底髮亂如枯草，散披在梁頂赤岩上，他的眼中湧溢着憤怒的血赤光。偶然也有憂愁的暗藍光，他的又濃又秀的眉絕不屈服地挺揚着向上，他底胸碎裂如成熟過度的大紅石榴，零零落落的血肉就像晶瑩多漿鑲嵌着的鮮石榴子。……

兩隻兇惡的兀鷹，吃飽了，一隻獨立在一塊峻峭的巨岩上，用彎曲有巨鉤的角嘴整理黑鋼一樣強健壯麗的羽毛，眼有嚴峻的金花輪，不時向下睨視牠們的特權的食品。他是那樣伸手張脚地躺在那裏，什麼動作也沒有，像一張殘敗的白紙剪影。另一隻，在掠過峯頂的直線的疾風中低囓着，在天空的雲朵間盤旋飛翔，偶然轉側着牠底禿毛的三角頭向下面察看什麼動靜，彷彿要一片落葉一樣疾撲而下地海嶽一下巨翼，但是立刻回更遠之處飛去，飛去以後又飛了回來。

每天，他生一顆新心。他底心要吃。他底心，像一種名貴無上的佳果，果肉肥厚，果漿豐滿，果味甘甜芳烈。兩隻兀鷹常常狡猾而謔惡地對他說，在牠們吃飽了的時候，或者他從痛苦的韋弦中甯靜甦生起來的時候，彎曲有巨鉤的角嘴上帶着鮮膩紅烈的血。

「是Nas，他啊，他同情一切的英雄，即使這個英雄是他底巨敵，譬如你。因為他自己是最高的英雄。在清晨吃掉你，到半夜又給你新生一個，使你底心永遠不死。」

這樣的話牠們已經說過千百次了，帶着卑詭的感激和驕矜的滿足的臉光。但是在他，還是比吃他底心

更使他痛苦的，使他暴怒，他從來不願意和這兩隻兀鷹說什麼話，在這樣的時候却往往提出來他底嚴重的抗議：

「不——」

這是一句簡單的字，但是是怎樣有力的字啊，像霹靂的巨響，聲音激烈震盪在晴朗無限的天上，而使四面千百響響應發生一片熱烈如狂的呼聲，同樣的抗議從世界底每一個角落勃發向這兩隻兀鷹一齊沒頭沒面投來，嚇得牠們逃走一樣倉皇飛起。

「不——」 「不——」 「不——」

他底心，是從自己底能力復活的！

他底心，是從真理和正義的力量再生的！

在土中的種子一樣，真理和正義在他底靈魂中；種子發芽，開花一樣，真理和正義產生了一種偉大的心；世界的種子不死一樣，他底人間的心永生。種子通過寒冷的風雪，通過高壓的岩石，通過乾旱的氣候，通過形形色色的害蟲，害鳥，通過黑暗無光，通過卑屈微賤，通過火刑和鐵刑，通過……和兀鷹，牠存在！——牠成長 牠傳播，牠放射光芒，牠飄飄香甜啊。

忽然，兩隻兀鷹同時迴旋着，忽然落下。舞弄地伸張灰黑多力的巨爪，熱情地撲向他底袒裸向天的

微黃的玉胸，立刻，巨爪血肉橫地攫奪起來，巨嘴血肉模糊地吞啄起來。……割裂的滿身痛苦使他立刻暈厥，他像在一種空泛廣遠的夢裏，覺得四面無物，無色也無光，身體不斷地向上浮，向上浮，以後又突然可怕地高高地沉重墮落。……

到他醒來，夜露涼爽地滋潤着他底肌肉，繁星晶瑩地照耀着他底額面，他底胸中重復感覺新鮮充實，重復感覺溫暖暢適。心又生成了，又是一粒新的，在跳躍，在生活，在活動，有無限的膽力在內，有無限的希望在前。

Sisyphus

像一隻怒奔的野牛，一塘岩石一直向下滾落，壓折了相遇的山松底枝幹，壓平貼了所過的爪形綠草和濃紅片的山杜鵑花，一直滾落到溪水嘩響的深谷，碎筍發生，一聲震響。這塊地岩石叫 Sisyphus 從山麓邊推滾上山來的，山頂已經很近，已經可以望見那一片青綠如鋪宮殿地毯的小草地了。他想到那裏去坐一下，到岩石也推滾到了那裏的時候，正這樣希望着，每次都一樣，一下這一塊岩石就倔強起來，就壞脾氣地顛倒翻轉着滾落到原處去，使一些紅嘴黑毛的山鳥滿谷飛鳴驚擾，每次都一樣，每天有十四次或者十三次。

Sisyphus 底身體差不多完全袒裸着，祇有腰下用沒有光彩的布片和淺靛的綢度，草蓑裏裹着，儘度全

碧的土袍早給路上縱橫阻塞着的荊棘撕完了，甚至在開始撕他底皮肉了，背上，腰上，肩上，處處都是青紫的血痕和紅赤的血痕。而且，粗糙無路的巖岩也走破了他底嬌貴的底皮，走一步，留一個血印，走一步，留一個血印，在石頭上，在亂草裏，在樹根邊，在斜坡中。現在，他摸摸腮上的亂鬚，疲倦之下垂着另一隻手，一身流溼的大汗，他在正午的太陽中上下發光，他望着下面的深谷，那有五、六里難走的路呢，聽見嘩響的溪水和飛鳴的山鳥，但是看不到什麼東西，一些高低叢生的樹木在前而遮擋着，看不到那一塊岩石。

「唉！——」他自己想：「又得重復一次。」

一隻山鳥飛來，黑的毛，紅的嘴，棲立在一枝斜出的松枝上，開始那樣好聽地向人鳴叫，不，不是鳴叫，是說話，是對他說話。

「王！人說你狡惡，我祇看見你底忠實和良善，你是一個這樣不倦的人。但是，你要相信這個太不好的命運，上帝人是必須服從的。」

他抬起臉來，臉是黝黑而蒼老的，有一個和平的微笑凝在堅定強壯的唇上。

「不，我不相信所給的命運，我還相信所有的力量。」

「但是，每次都一樣，近山頂了，又滾落下去了。」

「但是，每次都一樣滾落下去了，我再把他推滾上來呀。」

「王！那末，假使不打算接受命運，就應該有聰明走開。」

「不是需要聰明，而是需要實在，不是應該走開，而且應該敢當和敢作。」

「那末，王！不覺得勞苦麼？沒有疲倦麼？」

「有，或者沒有，我底力盡像下面的冷水。有流去的。也有流來的。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而來，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流去的。但是永遠流在那裏，永遠流在這裏，碰響着，激蕩着，永遠永遠。」

「你底自信是好的，但是是無益的啊。從山麓到山頂，是一個不幸的距離呢，一個定命的距離啊。」

「不，不是從山麓到山頂，是從山頂之前到山頂之上，我就是還沒有征服這一點小距離。」

「這一點小距離就够你了。」

「真麼。但是我底習法是，這很值得一生的勞苦。用工作粉碎咒詛，用意志創造命運，無望的勞苦底反是輝煌的勝利。」

黑毛紅嘴的山鳥沉默地飛開，臨去之間用憂鬱無奈的細眼向他惶然一瞥。而他低着頭走向山麓去，第一百萬次呢。還是第一百萬零一次呢，在溪水邊找到了那一塊岩石，開始向峻峭崎嶇的高山推滾，一步，留一個血印，一步，再留一個血印，在石頭上，在荊棘裏。……

Atlas、用強健巨大的雙肩背負着沉重笨大的天柱。他底臉是紅潤的，是疲倦的，他底鬍子是蓬鬆剛鬚的，是從來沒有修刮的；他底眼光是仁慈和憤怒交混的，是閃爍四射的。他底一雙腿膝微微彎着，不是苦於支撐，而是力量過於豐饒而有倦怠之意。

才下過雨，牽牛花藤纏捲着，一片綠葉特別翠碧如滴，在綠葉和水滴之中，有一條蝸牛，背上也背負着一件東西，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殼子，牠緩慢地匍匐着，兩長兩短的觸角蜿蜒伸縮在雲片和長虹之下。忽然，牠注意到了Atlas，笑一笑，醜陋得笑縮了觸角，放肆地問道：

「喂，老兄！假使比較起來，你也並不太偉大，我也並不太渺小呢。」

牠低頭一看，看見牠俯伏在腳邊，有一個錢那麼大，翹着頭。

「你要什麼哇？」

蝸牛扭扭一下牠底柔軟無骨的身軀，又那樣難看地笑了一笑。「老兄！這不是命運麼，你背負着那個，我背負着這個，放落下來啊。能够放落下來就好了。老兄！你不是也要放落下來不是很難麼。」

牠很得意，並不感覺爲難。牠底意思是：像愛春宮的侏儒被擡爲馳騁世界的Zandoro而歡喜。像醜

小鴨在水邊看見影子和鴻鵠相親而愉快。他失笑了，大笑起來。響亮的笑聲在雲朵中衝突來往，差不多震

擔得使牠要躲到穀子裏去，臉色變蒼白，穀子也蒼白。

「有力最背負起來。也就有力最放落下來。」

「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上帝祇要我們背負着。」

「上帝管我麼！或者，我管上帝麼！……」

「但是，」於是蝸牛臉上突然失去得意，心上也突然失去得意，用小小的聲音愁苦着說話：「爲什麼我放落不下來呢？難道……和你毫無共通之處麼？」

「因爲，世界是我身體髮膚以外的，穀子是你生活之中的。」

「那末，你，老兄！你不把牠放落下來更沒有道理。你看你底灰色鬍子，你看你底紅眼！我疲倦的時候總在一張綠葉上小睡一睡，小睡一睡。你，也應該到那邊那個樹林裏去，那裏有軟草，有蟬聲，有清泉，有涼風，你應該小睡一睡，也應該刺刺鬍子了。你是不是。老兄！是不是你底氣力太多？我呢，自己底這個，唉！背負着這個都覺得討厭，不便。……」

「我有背負的力。但是不是太多。」

「那末，老兄！不放落下來，一個更，兩個更，更沒有道理了。或者，——你說謊，你和我一樣，上帝使你，我都無法放落下來，你看你，永遠在一個位置，像一個釘定在牆壁上的爛鐵釘子。我也，沒有

票的日子，祇是在自己分泌的黏液由蠢笨地一天一天匍匐下來，匍匐下去。……他又狡猾地翹着頭，期待地翹着頭。

「我不放棄下來。因為，我有對於人類的大愛。我願意為世界受難，吃苦。」

他說得十分自信，明白而慷慨，像他一臉蓬鬆剛豎的鬍子一樣。但是牠，祇是更是沮喪，又忸怩了幾下柔軟，有的身體，兩長兩短的觸角空虛地四面探索不已。

「但是老兄！我連我自己底殼子。這個殼子都……」

「我討厭你」

「你討厭我？」牠立刻又變得倔強起來驕傲起來。「我看你是說謊。比較起來！我也並不太渺小，你也並不太偉大。或者，我相信，牠於你有什麼用處吧？」

「世界自然有用處。不是於我有用處。」

「一定一定。做這個殼子，固然討厭不便，但是我可以躲到裏面去，躲在風雨以外，裏面有安樂的。」

一定一定。世界於你老兄也，是不是有安樂呢？否則，我真不懂你會有這許多氣力，而不到那邊那個樹裏去小睡一睡，鬍子一千年不剃。……」

他為一笑開始狂笑。……

長一 夜

巴金

我對着一盞植物油燈，和一本攤開的書，在書桌前坐了若干時候。我說若干時候，因為我手邊沒有一件可以計算時間的東西。我只知道我坐下來時，夜色剛落到窗外馬路上，我只知道我坐下來時，前門還有人力車的鈴聲，還有竹竿被人抬着在路上磨擦的聲音，還有過路人的談笑聲，我坐着，我一直坐着，我的心被書本吸引了去。我跟着書本活了那麼長的時間。我的心彷彿落在一個波濤洶湧的海面上受着顛簸。於是，我抬起頭，我發見我仍還坐在書桌前面，這許久我就沒有移動一下。

火車燈罩裏寂寞地閃着，光似乎黯淡了一點。我把頭動了動，忽然發覺一團一堆的黑影從四方八面向着我壓下來，圍過來，但是燈火發出一圈光亮，把牠們阻擋了。我看見黑暗在我周圍移動，牠們好像在準備第二次的進攻。

四周沒有聲息。我不知道馬路是什麼時候靜下來的。我注意地傾聽着，我很想聽見人聲，那怕是一聲咳嗽，一句笑話。在平日甚至夜深也還有人講話，或者笑着，哼着歌走過馬路。我聽了片刻，仍舊沒有聲息。我奇怪，難道這時候沒醒着的就只有我一個人？為什麼我四周會是死一般的靜寂。

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心裏攪動，又彷彿有一股一股的水像浪濤似的在往上翻騰。我用力鎮定了

我的心，我把頭再埋到書本上去。一條一條的蚯蚓在我眼前蠕動。我抓不到一個字義。爲什麼？難道是黑暗傷害了我的眼睛，或者是靜寂損了我的頭腦？

我把燈芯轉亮。我再看看四周，默暗似乎略爲往後退縮了。他們全躲在屋角，做着難看的鬼臉，無可如何地望着燈光。

我又埋下頭，而且睜大眼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書本上。這一次蚯蚓絕住不動了，他們變成了「行」的「子」……

我進到了另一個時代裏去經歷另一些事。

我覺得我自己站在一羣騾驢的人中間，高聳的頭頂的輪廓貼在淡藍色的天幕上。一個慘白色的年青人帶着悲痛立在台口：他用眼光激動地在人羣中找尋什麼東西，他的嘴顫抖地動了一下，一個少婦帶着一聲尖銳的長叫向台口撲過去，她仰起那隻美麗的臉去承受從台上投下的眼光。淚珠滑着年青人的臉頰滾下來。一隻粗壯的手膀伸過來拉他：他再投下一瞥依戀的眼光，於是斷念似地睡倒在木板上面。少婦伏在台階上蒙羞險傷心哭着。

懸在架上的大刀猛烈落下。我的心一跳。應該聽見那可怖的聲音。鮮紅的血濺起來，又一個頭落在籃子裏，那隻粗壯的手拿着頭髮把這個頭高高舉起給台下的人看。慘白色面頰顯得更慘白了。眼睛微微睜開

，嘴半閉着。

我的心在發痛。「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似乎聽見這一句痛苦的問話。

我吃驚地舉起頭。房裏仍還只有我一個人。黃色的燈火孤寂的在玻璃燈罩裏擺動，任是怎樣搖幌，也發不出一點聲音，背後牆壁上貼着我自己的影子，他也是不會發聲的。窗外門外夜悄悄溜過去。沒有誰從門縫裏送進一句不答回答的問話來。那麼又是我的心在說話了，但是會有人來給我一個回答麼？

我等待着。這次我聽見聲音了。皮鞋的聲音，一個男子的脚步。脚聲漸漸逼近了。是一個朋友麼？他在這夜深來找我談什麼事情，或者他真的是來給我回答那問題的。

我激動地等待着叩門聲，我幾乎要站起來出去開門，但是聲音寂然了。馬路上靜得好像剛才並沒有咳走過似的。我屏住氣息傾聽，沒有風聲，甚至沒有狗叫。世界決不能是這麼靜。難道我是在做夢？我咳一聲咳，我聽見我自己的聲音，多麼空虛，彷彿響在一個荒涼的空場上。未必我已不活在這世界中？我摸摸自己的手，自己的臉頰，他們還是溫暖的。我把手一舉，響聲即刻傳到我的耳裏。我可以相信自己還是一個活人。

燈光又開始暗下來。黑影也跟着在搖動了。他們恢復了原先的陣地，而且進攻。燈火用他的光亮抵抗，顯得很吃力。我知道油快完了。我動了腳，想走去拿油瓶。但是一陣麻木抓住我的腿。這時我纔注意到

我一雙腿多沉重冷僵了。我需要活動。我要表示我的存在，我還需要光亮。我和麻木的感覺掙扎一會總把伸了許久的腿縮回，我終於站立起來。

我打了一個冷噤，寒涼似乎穿過衣服，貼到皮膚上來了。我的鼻尖和腮骨微微發痛。手指也有一點麻木的感覺，夜一定深了，我應該上樓去睡。但是我不想在這時候躺下來，我更不願意閉上眼睛。我的頭腦還是清醒的，我不願讓夢給牠罩上一層糊塗。

我穿過那包圍着我的寒氣和黑暗，走到廚房去拿了油瓶來給燈加了油。燈光又亮起來。這燈火給我驅散了一點黑暗和寒氣。我聽聽四周。還是墳場上似的靜寂。沒有人在馬路上走過，我失望地在書桌前面坐下。又坐在原來的地方。

我的頭又埋在書上。慢慢地慢慢地一幅圖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仍舊是那個斷頭台。兩個少婦坐在階上，身子挨得很近。兩人中較年長的一個低聲哭着，年青的一個却用柔和的聲音安慰她。

「呂西，德木甫，」我聽見一個粗暴的聲響叫起來。那個年青的少婦慢慢地站起，安靜把面頰對着人羣。怎麼！還是先前那個美麗的臉，還是先前撲倒在台階上哀哭的女人。現在她神色自若的走上斷頭台去。她對自己的生命似乎沒有愛惜，上斷頭台如去赴宴會。平靜的，甚至帶着寬慰表情的面頰是那麽年青，那麽純潔，她一對美麗的藍眼望着天空。巴黎的天沒有她眼睛這麽美！我想起一個人的話：「爲了你使美

靈的眼睛不掉淚，我清願犧牲我的生命。」但是她也在木板上躺下了。

鏢的一聲，架上的大刀又落了下來，我不由自主地叫出一個「呀」。彷彿一滴血濺到我的眼鏡片上，
模糊中我看見一個被金絲髮蓋着的人頭滾進籃子裏

呂西。德木甫終於跟着她丈夫死去了。那同樣的籃子裏一定還留着她丈夫頭頸裏淌出來的血跡。
我忽然想起了德熱沙而的詩句：

有着溫柔的愛情的女人

小孩兒，小鳥兒。

母親的心，蘆葦的身，

呂西，一個優美的女人

.....

呵，你可愛的小女人，

爲了追隨你崇敬的愛人

你在斷頭台上做了自願的犧牲，

獻出你年青的生命。

呵，想起你不由我發橫 淚

.....

詩人的語言在我耳邊反覆響着，那個美麗的金髮頭又在黑暗中出現了。眼睛緊閉，嘴唇像要發出哀訴似地微微張開，鮮紅的血從雪白的頭頸下不斷地滴落。.....

我把眼睛閉上。我的眼睛已經受到傷害了。我覺得眼珠像被針刺似的在發痛。我取下眼鏡，用手慢慢揉着眼皮。那個金絲髮覆額的法國少婦的頭還在我眼前搖幌。我取開手，睜大眼睛。仍還只有一盞燈和一本書。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劇是無可挽回的了，爲甚麼今天還會輪着我站到公果爾德廣場上去，讓我的心受一番煎熬。

我抬起頭凝神地望着那一圈跳盞似的金黃色的燈火。我想忘記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是我的思想固執似地偏偏黏在那事情上面。砍去呂西，他木南的頭用斷頭機也砍去了羅伯斯比爾的頭。血不能填塞人的饑餓。爲甚麼當時沒有人申出一隻手把那隻粗壯膀子拉住？爲甚麼從那些昂着頭在台上觀看的人中間不發一聲「够了」的叫喊？

過了，一百五十年已經很快地過去了。難道我還有甚麼方法來改寫歷史，把砍去的頭接在早已腐爛的

身上，對那過去的錯誤我不能够做一點事情。我縱然滾着滿腔悲憤，也無從發洩。

但是悲憤也會燃燒的。和眼前的燈火一樣。他在我的胸膛裏燃起來。我這身體應該是個奇怪的東西，先前那裏面有的是狂濤巨浪，現在却是一陣炙骨熬心的烈火。我絕望地掙扎着。

我又凝神傾聽，我希望在靜寂中聽出一下腳聲。我希望聽出一兩聲表示這世界還醒着的響動。我希望一個熟人起來叩門，我甚至想，只要有一個人，哪怕是我不認識的人也好。只要他走進來，坐在我對面，讓我把我的悲憤全傾吐給他。這時候我多麼希望能夠找到一個醒着的人。

我聽了許久。坐了許久，希望了許久。

於是回答我的希望似的，在外面起了一種聲音。甚麼東西在「沙沙」地響？難道誰在門外私語，等着我去開門？或者我又在做夢。不然就是我的聽覺失了效用？

我坐着，聽着。我只覺得一股一股的冷氣從腳下沿着腿升上來。我終於聽出來了：雨聲。聲音越來越響越響。後來連屋檐水滴下的聲也聽得見了。雨聲淹沒了一切，甚至掃去了我的希望。

我還坐着，我還是聽着。我要坐到甚麼時候？聽到甚麼時候？難道我必須等到天明？或者我還能够懷着滿腹烈火進入夢中？

我不想閉上眼睛。即使能進到夢中，我也不會得着安甯。火熱的心在夢裏也會受到熬煎的。那麼我

我應該在書桌前面坐到天明麼？

夜更加冷了。這麼長的夜。還不見一線白日的光亮。不曉得要到甚麼時候才是牠的終結。枯坐地等待着是沒有用的。不會有人來叩門。我應該開門出去看看天空的顏色。我應該去找尋晨光的徵象。

我移動我的腿，又是一陣麻木，彷彿誰把冰綑了在我的腿上似的。我掙扎了片刻終於直立起來了。

燈火開始在褪色。黑暗從埋伏處出來向我圍擊。但是我用堅定的脚步穿過黑暗走到外面，去打開了大門。

一股冷風迎面撲上來。暗灰色的空中飄着濛濛的細雨。天空低低罩在我的頭上。看不見一小片雲彩。

我眼前只是一片暗霧。

「難道真的不會有天明麼？」我絕望地自問着。我望着這景象發問了。

但是從甚麼地方飄過來一聲銀管似的鷄叫。這意外的聲音使我疑心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我屏着氣息向這廣闊的空間聽去。

歡呼似的鷄聲又響起來。

我吐了一口氣。我的寂寞的心得到安慰了；我的燃燒的心得到甯靜了。

這是光明的呼聲。牠會把白晝給我們喚醒起來。

漫漫的長夜逼近它的終結了。

江之之歌

定價三元

著作者……靳以等

發行者……新華出版社

經售處……各大書店

印刷者……大公報承印課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